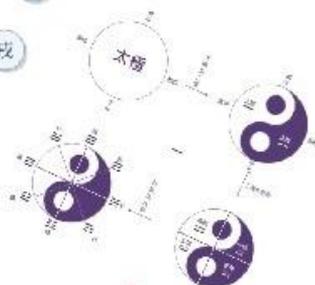


群書治要第一冊

周易尚書詩經

春秋左傳

陳永諸編校



永諸的靈蘭秘典

目 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目 錄 | 1 |
| 編 者 序 | 2 |
| 群 書 治 要 序 | 4 |
| 出 版 緣 起 | 7 |
| 校 正 群 書 治 要 序 | 9 |
| 刊 群 書 治 考 例 | 10 |
| 群 書 治 要 序 | 12 |
| 群 書 治 要 卷 第 一 | 14 |
| 羣 書 治 要 卷 第 二 | 31 |
| 群 書 治 要 卷 第 三 | 61 |
| 群 書 治 要 卷 第 五 | 98 |
| 群 書 治 要 卷 第 六 | 133 |

編者序

觀看坊間中醫古籍，大都以大陸出版為多，台灣所出者，甚少，而大陸自從改繁從簡後，書籍的印行，皆以簡體字為多，因而簡體書籍，充斥於書市，書中所排的版面，也都仿西式的橫書，中式的直書已不復見。雖然簡體書無妨於閱讀，但對於有心於中醫之學者，其字型構造所蘊育的內涵，已不復見，這是簡體書籍所不能勝於繁體書之處，況簡體有多字混用，如乾、干、幹，簡體字都是干，對於習於繁體字的人，實有點在別錯字的感覺。此外，在繁體字使用的地區，要閱讀書籍，還要先學會辨識簡體字，在閱讀上又多了一層阻礙，實在不利於該區域中醫知識的普及。

感恩有此能力為中醫古籍的電子化盡一分心力，雖然從事中醫繁體古籍的電子化，首先必須找與中醫相關之人員，最好是中醫師，但畢竟不是所有的中醫師，能於診務之餘，空暇之時，願長時間犧牲，醉心於古籍，不旁涉俗務，又能精心點校，以使讀者在閱讀時，文理曉暢，無絲毫的阻礙。像這部份的工程，實在是浩大，所以常令諸多有心親為的中醫師，望而卻步。

像我，一個中醫界的後輩小生，性內向，不喜與人交遊，口中常言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心中所繫者，大丈夫當有所作為以利益於後生，所以對於中醫古籍的電子化，便欣然承受而有所著力焉，至於對於免費繁體電子書的編著，以供人下載閱讀，推廣中醫知識，使中醫更為世人所了解，更是醉心於此。然有諸多網

友，喜歡書本的感覺。所以現在將此古籍，經由多次校正、句讀，做成直書，不僅可以用電子書來閱讀，也可以印成書本。當然往後，也將有諸多繁體電子書籍，發布於世，敬請讀者拭目以待。

編者陳永諸敬上

群書治要序

《群書治要》是唐太宗李世民（西元五九九年、六四九年）於貞觀初年下令編輯，太宗十六歲隨父從軍，起義平定動亂的社會，戎馬倥傯十餘年。二十七歲即帝位後，偃武修文，特別留心於治平之道，休生養民。

太宗英武善辯，遺憾早年從軍，讀書不多，鑑於前隋滅亡之失，深知創業不易，守成維艱，在位期間，鼓勵群臣進諫，批評其決策過失。令諫官魏徵及虞世南等，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，擷取六經、四史、諸子百家中，有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精要，匯編成書。上始五帝，下迄晉代，自一萬四千多部、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，博采典籍六十五種，共五十餘萬言。

書成，如魏徵於序文中所說，實為一部「用之當今，足以鑒覽前古；傳之來葉，可以貽厥孫謀」的治世寶典。太宗喜其廣博而切要，日日手不釋卷。曰「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，卿等力也」，由是而知，貞觀之治的太平盛況，此書貢獻大矣！誠為從政者必讀之寶典。

然因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明，此書至宋初已失傳，《宋史》亦不見記載。所幸者，日本金澤文庫藏有鎌倉時代（一一九二、一三三〇年）日本僧人手寫《群書治要》的全帙，並於清乾隆六十年，由日人送回中國本土。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臺灣分別以此版為底本影印出版。二〇一〇年歲末，淨空幸得此書，反覆翻閱，歡喜無量，深刻體會古聖先賢之文化教育，的能為全世界帶來永恆之安

定和平。最極關鍵者，即國人本身，必須真正認識傳統文化，斷疑啟信。聖賢傳統文化實為一切眾生自性流露，超越時空，亙古彌新，學習關鍵，端在「誠敬」二字。《曲禮》曰「毋不敬」，前清康熙曰「臨民以主敬為本」，「誠與敬，千古相傳之學，不越乎此」。程子曰「敬勝百邪」，說明修身進德、利世濟民，唯「誠敬」二字，方能圓成。若對古聖先王之教育毫無誠敬，縱遍覽群籍，亦難獲實益，孔子曰「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」是也。

過去孫中山先生於三民主義講演中（民族主義第四講）曾云「歐洲的科學發達，物質文明的進步，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。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，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。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，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，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，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，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」。英人湯恩比博士更云「欲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，唯有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」，靜觀今日世界亂象紛呈，欲救世界、救中國，唯有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能辦到。老祖宗留傳至今的治國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經驗與成效，均是歷經千萬年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。《群書治要》至珍至貴，果能深解落實，天下太平，個人幸福，自然可得；背道而行者，則不免自招災殃，禍患無窮。淨空深知今日《群書治要》之重現，實有其神聖使命，歡喜委託世界書局重新影印出版一萬套，擬贈兩岸三地暨世界各國、各黨、各級領導共同學習，則和諧社會、大同之治的世

界指日可待，欣見《群書治要》重新出版在即，閻初仁者囑余為序，謹以此數語，表隨喜讚嘆之意。

淨空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香江

出版緣起

世界書局從傳統中走來，在傳統上立足，我們深信，中華文化是全世界人類最珍貴的智慧寶庫。鑒於此，我們將此次重刊《群書治要》視為珍貴難得的機緣，更是一項神聖重要的文化使命。世界書局創立於西風東漸的民國初年，誕生在西文化交融的上海，見證了近百年的滄桑與繁華，我們深信，回歸正道，重鑄傳統，才是建構現代國家的不二法門，而《群書治要》正是祖先留給我們治國安邦、匡政利民的寶典。

《群書治要》之編纂，可謂嘔心瀝血，書成於唐貞觀五年（西元六三一年），可惜至宋代即告失傳。日本德川家康曾得一僧人抄本，於西元一六一六年正月命人以活字排印，但當時就已缺失卷四、卷十三和卷二十。他的後裔尾張藩主有感於此套重要古籍未能流布，便在一七八一年，從楓山官庫中借得原藏抄本，重新校刊，歷時五年，於一七八六年，也就是日本天明六年，重製出版。據記載，此書原裝本應是二十五冊，縱三十一公分，橫十八·二公分，選用精上的白皮紙印成。

天明本《群書治要》在中國的存量不多，據樂觀估計，至多十部左右。此次世界書局得緣重新修版印製，至為感恩，乃以敬謹之心，為文化傳承而盡力。

辛亥革命將屆百年，中國人仍在辛苦尋找自己的路。當年歐美列強環伺、覬覦瓜分中國的險境或已改善，但我們離安和樂利，世界大同的理想還十分遙遠，

身處在天災人禍不斷的二十一世紀，我們相信中國先哲的智慧，是解決當代許多問題的良方，辛亥百年之際，重刊貞觀盛世的輔國重典，意義非凡，「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」，願寶典的精神化身千萬，流通世界，代代傳揚，必能廣利眾生，裨益後世。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世界書局謹識

校正群書治要序

古昔聖主賢臣所以孜孜講求，莫非平治天下之道，皆以救弊于一時，成法于萬世，外此，豈有可觀者哉！但世遷事變，時換勢殊，不得不因物立則，視宜創制，是以論說之言日浩，撰著之文月繁，簡樸常寡，浮誕漸勝，其綱之不能知，而况舉其目乎？此書之作，蓋其以此也。先明道之所以立，而後知政之所行，先尋教之所以設，而後得學之所歸，自典誥深奧，訖史子辨博，諸係乎政術，存乎勸戒者，舉而不遺，罷朝而不厭，其淆亂閉室而不煩其尋究，誠亦次經之書也。

我朝承和貞觀之間，致重雍熙之盛者，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，則凡君民臣君者，非所可忽也。尾公有見于斯，使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木，又使余信敬序之，惟信敬弱而不敏如，宜固辭者而不敢者，抑亦有故也。群書治要五十卷，五十卷內闕三卷，神祖遷駿府得此書，惜其不全，命我遠組羅山補之三卷，內一卷今不傳。今尾公此舉，上之欲君民者，執以致日新之美，下之欲臣君者，奉以贊金鏡之明，為天下國家冀昇平之愈久遠，心曠度有不可勝言者也。信敬預事，亦知遠祖所望，信敬是所以奉命不敢辭也。

天明七年丁未四月

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謹序

刊群書治考例

謹考

國史承和貞觀之際

經筵屢講此書距今殆千年，而宋明諸儒無一言及者，則其亡失已久。寬永中，我敬公儒臣堀正意檢此書，題其首曰「正和年中，北條實時好居書籍，得請諸中秘寫，以藏其金澤文庫，及神祖統一之日見之，喜其免兵燹，乃命範金至台廟獻之皇朝，其餘頒宗戚親臣，是今之活字銅版也。舊目五十卷，今存四十七卷，其三卷不知亡何時，羅山先生補其二卷，一卷不傳，故不取也。但知金澤之舊藏亦缺三本，近世活本亦難得，如其繕本隨寫隨誤，勢世以音訛，所處以訓謬，間有不可讀者。

我孝昭二世子，好學及讀此書，有志校刊，幸魏氏所引原書，今存者十七八，乃博募異本，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，是正業未成，不幸皆早逝，今世子深悼之請，繼其志勗，諸臣相與，卒其業於是，

我公上自內庫之藏，旁至公卿大夫之家，請以比之，借以對之，乃命臣人見黍臣深田正純、臣大塚長幹、臣宇野久恒、臣角田明、臣野村昌武、臣岡田挺之、臣關嘉、臣中西衛、臣小河鼎、臣南官齡、臣德民等，考異同，定疑似，臣等議曰「是非不疑者就正之，兩可者共存」，又與所引錯綜大異者，疑魏氏所見，其亦有異本歟？又有彼全備而此甚省者，益魏氏之志，唯主治要，不事修辭，亦足

以觀魏氏經國之器，規模宏大，取舍之意，大非後世諸儒所及也，今逐次補之，則失魏氏之意，故不為也。不得原書者則敢附臆考，以待後賢。以是為例，讎校以上。

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
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謹識。

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。

竊惟載籍之興，其來尚矣，左史右史，記事記言，皆所以昭德塞違，勸善懲惡，故作而可紀，薰風揚乎百代，動而不法，炯戒垂乎千祀，是以歷觀前聖，撫運膺期，莫不懷乎御朽，自強不息，乾乾夕惕，義在茲乎？近古皇王，時有撰述，並皆包括天地，牢籠群有，競採浮豔之詞，爭馳迂誕之說，騁末學之博聞，飾雕蟲之小伎，流宕忘反，殊塗同致，雖辯周萬物，愈失司契之源，術總百端，乖得一之旨。皇上以天縱之多才，運生知之叡思，性與道合，動妙幾神，玄德潛通，化前王之所未化，損己利物，行列聖之所不能行，翰海龍庭之野，並為郡國，扶桑若木之域，咸襲纓冕，天地成平，外內禔福，猶且為而不恃，雖休勿休，俯協堯舜，式遵稽古，不察貌乎止水，將取鑒乎哲人，以為六籍紛綸，百家踳駁，窮理盡性，則勞而少功，周覽汎觀，則博而寡要，故爰命臣等，採摭群書，翦截淫放，光昭訓典，聖恩所存，務乎政術，綴叙大略，咸發神衷，雅致鈎深，規摹宏遠，網羅治體，事非一目。若乃欽明之后，屈己以救時，無道之君，樂身以亡國，或臨難而知懼，在危而獲安，或得志而驕居，業成以致敗者，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為君之難，其委質策名，立功樹惠，貞心直道，忘軀殉國，身殞百年之中，聲馳千載之外，或大紆巨猾，轉日邇天，社鼠城狐，反白仰黑，忠良由其放逐，邦國因以危亡者，咸亦述其終始，以顯為臣不易，其立德立言，作訓垂範，為綱為紀，

經天緯地，金聲玉振，騰實飛英，雅論徽猷，嘉言美事，可以弘獎名教，崇太平之基者，固亦片善不遺，將以丕顯皇極。至於母儀嬪則，懿后良妃，參徽猷於十亂者，深誠於辭輦，或傾城怗婦，亡國豔妻，候晨雞以先鳴，待舉烽而後笑者，時有所存，以備勸戒，爰自六經，訖乎諸子，上始五帝，下盡晉年，凡為五裘，合五十卷，本求治要，故以治要為名，但皇覽遍略，隨方類聚，名目互顯，首尾淆亂，文義斷絕，尋究為難。今之所撰，異乎先作，總立新名，各全舊體，欲令見本知末，原始要終，並棄彼春華，採茲秋實，一書之內，牙角無遺，一事之中，羽毛咸盡，用之當今，足以鑒覽前古，傳之來葉，可以貽厥孫謀，引而申之，觸類而長，蓋亦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自戒，庶弘茲九德，簡而易從，觀彼百王，不疾而速，崇巍巍之盛業，開蕩蕩之王道，可久可大之功，並天地之貞觀，日用日新之德，將金鏡以長懸，其目錄次第，編之如左。

《周易》

乾，元亨利貞（文言備也），象曰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九三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無咎（處下體之極，居上體之下，純修下道，則居上之德廢，純修上道，則處下之禮曠，故終日乾乾，至于夕，惕猶若厲也）。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（不行不躍，而在乎天，故曰飛龍也。龍德在天，則大人之路亨也，夫位以德興，德以位紱，以至德而處盛位，萬物之覩，不亦宜乎）。上九，亢龍有悔，象曰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，大明終給，六位時成，時乘六龍，以御天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（大明乎終始之道，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也。升降無常，隨時而用，處則乘潛龍，出則乘飛龍，故曰時乘六龍也），大和，乃利貞（不和而剛暴也），首出庶物，萬國咸寧（萬國所以寧，各以有君也）」。

文言曰「元者，善之長也。亨者，嘉之會也。利者，義之和也。貴者，事之幹也。君子體仁，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，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『乾，元亨利貞』。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無咎，何謂也？子曰『君子進德修業，忠信所以進德也，修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，是故居上位而不驕，在下位而不憂（居下體之上，在上體之下，明夫終敝，故不驕也，知夫至至，故不憂也），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無咎矣（惕，

慌惕謂也」」。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，何謂也？子曰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水流濕，火就燥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覩」。亢龍有悔，何謂也？子曰「貴而無位，高而無民（下無陰），賢人在下位而無輔（賢人雖在下而當位，不為之助）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君子學以聚之，問以辯之（以君德而處下體，資納於物者也），寬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天且弗違，而況於入乎？況於鬼神乎？亢之為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，其唯聖人乎？知進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」？」。

坤，象曰「地勢，坤。君子以厚德載物」。彖曰「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，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」。文言曰「坤至柔而動也剛，至靜而德方，含萬物而化光，坤道其順乎！承天而時行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，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敬義立而德不孤」。

屯，象曰「雲雷，屯。君子以經綸（君子經綸之時）」。彖曰「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寧（屯體不寧，故利建諸侯也。屯者，天地造始之時也，造物之始，始於冥昧，故曰草昧也。處造始之時，所宜之善，莫善於建侯）」。

蒙，象曰「山下出泉，蒙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」。彖曰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，志應也（我謂非童蒙者，闇者求明者，明者不諮闇，故蒙之為義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也，童蒙之來求我，志應故也）」，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」。

師，象曰「地中有水，師。君子容民畜眾。初六，師出以律，否臧凶（為師之始，齊師者也。失令有功，法所不赦，故師出不以律，否臧皆凶也）。上六，大君有命，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（處師之極，師之終也。大君之命，不失功也。開國承家，以寧邦也。小人勿用，非其道也）」。象曰「大君有命，以正功也。小人勿用，必亂邦也」。

比，象曰「地上有水，比。先王以建萬國，親諸侯（萬國以比建，諸侯以比親）」。履，象曰「上天下澤，履。君子以辯上下，定民志」。

泰，象曰「天地交，泰。后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（上下大通，則物失其所節，故財成而輔相，以左右民也）」。象曰「天地交而萬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內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」。

否，象曰「天地不交，否。君子以儉德避難，不可榮以祿」。象曰「天地不交，而萬物不通，上下不交，而天下無邦也。內陰而外陽，內柔而外剛，內小人而外君子，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也。九五，休否，大人吉，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（居否之世，能全其身者，唯大人耳。巽為木，木莫善於桑，人雖欲有亡之者，眾根堅固，弗能拔之也）」。

同人，象曰「天與火，同人（天體於上，而火炎上，同人之義）。君子以類族辯物（君子小人，各得所同）」。象曰「文明以健，中正而應，君子正也（行

健不以武，而以文明用之。相應不以邪，而以中正應之，君子正也，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（君子以文明為德者也）。

大有，象曰「火在天上，大有。君子以遏惡揚善，順天休命（大有，包容之象也，故遏惡揚善，成物之美，順奉天德，休物之命也）」。象曰「柔得尊位，大中而上下應之，曰大有（處尊以柔，居中以大，上下應之，靡所不納，大有之義也）。其德剛健而文明，應乎天而時行，是以元亨（德應於天，則不失時矣。剛健不滯，文明不犯，應天則大，時行無違，是以元亨也）。上九，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（居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，志尚於賢者也）」。

謙，象曰「地中有山，謙。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（多者用謙以為裒，少者用謙以為益，隨物而與，施不失平也）」。象曰「謙亨，天道下濟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，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，君子之終也。初六，謙謙君子，用涉大川，吉（能體謙謙，其唯君子，用涉大難，物無害也）」。象曰「謙謙君子，卑以自牧也（牧，養也）。九三，勞謙，君子有終，吉（勞謙匪懈，是以吉也）」。象曰「勞謙君子，萬民服也」。

豫，象曰「雷出地奮，豫」。象曰「豫順以動，故天地如之，天地以順動，故日月不過，而四時不忒。聖人以順動，則刑罰清而民服。豫之時義大矣哉！」

隨，象曰「澤中有雷，隨。君子以向晦入宴息（澤中有雷，動悅之象也。物皆悅隨，可以無為，不勞明監，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）」。象曰「隨時之義大矣哉（得時則天下隨之矣，隨之所施，唯在於時，時異而不隨，否之道也，故隨時之義大矣哉）」。

觀，象曰「風行地上，觀。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」。象曰「順而巽，中正以觀天下，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，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。六四，觀國之光，利用賓於王（居觀之時，最近至尊，觀國之光者也。居近得位，明習國儀者也。故曰利用賓于王也）。九五，觀我生，君子無咎（上之化下，猶風靡草，故觀民之俗，以察己道，百姓有罪，在余一人，君子風著，己乃無咎，上為化主，將欲自觀，乃觀民也）」。

噬嗑，象曰「雷電，噬嗑。先王以明罰整法」。象曰「剛柔分動而明，雷電合而彰（剛柔分動，不溷乃明，雷電並合，不亂乃章，皆利用獄之義也）」。

賁，象曰「山下有火，賁。君子以明庶政，無敢折獄（處賁之時，止物以文明，不可以威刑，故君子以明庶政，而無敢折獄也）」。象曰「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。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六五，賁於丘園，束帛戔戔，吝終吉（為飾之主，飾之盛者也。施飾於物，其道害矣。施飾丘園，盛莫大焉。故曰「賁于丘園，束帛乃戔戔，用莫過儉，泰而能約，故必吝焉，乃得終吉也）」。

大畜，象曰「天在山中，大畜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（物之可畜於懷，令德不散，盡於此也）」。象曰「大畜，剛健篤實，暉光日新其德（凡物能暉光日新其德者，唯剛健篤實者也）」。

頤，象曰「山下有雷，頤。君子以慎言語，節飲食（言語飲食，猶慎而節之，而況其餘乎）」。象曰「頤貞吉，養正則吉也。天地養萬物，聖人養賢，以及萬民，頤之時大矣哉！」

習坎，象曰「水洊至，習坎。君子以常德行，習教事（至險未夷，教不可廢，故以常德行，而習教事也。習于坎，然後能不以險難為困，而德行不失常）」。象曰「習坎，重險也，天險不可升也（不可得升，故得保其威尊）。地險，山川丘陵也（有山川丘陵，故物得保以全也）。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（國之為衛，恃於險也。言自天地以下，莫不須險也）。險之時用，大矣哉（非用之常，用有時也）」！

離，象曰「明兩作，離。大人以繼明，照于四方（繼謂不絕）」。象曰「離，麗也（麗，猶著也，各得所著之宜者也）。日月麗于天，百穀草木麗乎土，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」。

咸，象曰「山上有澤，咸。君子以虛受人（以虛受人，物乃感應也）」。象曰「咸，感也。柔上而剛下，二氣感應以相與，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（二氣相與乃

化生也）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（天地萬物之情，見於所感也）。

恆，象曰「雷風，恆（長陽長陰，合而相與，可久之道也）。君子以立不易方（得其所久，故不易也）」。彖曰「天地之道，恆久而不已也（得其所久，故不已也）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時變化而能久成，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（言各得所恆，故皆能久長也）。觀其所恆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（天地萬物之情，見於恆也）。九三，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（德行無恆，自相違錯，不可致詰，故或承之羞也），不恆其德，無所容也」。

遯，象曰「天下有山，遯（天下有山，陰長之象）。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。九五，嘉遯貞吉（遯而得正，反制於內，小人應命，率正其志，不惡而嚴，得正之吉，遯之嘉者也）」。象曰「嘉遯貞吉，以正志也。上九，肥遯，無不利（最處外極，無應於內，超然絕志，心無疑顧，憂患不能累，贈繳不能及，是以肥遯無不利也）」。象曰「肥遯無不利，無所疑也」。

大壯，象曰「雷在天上，大壯。君子以非禮弗履（壯而違禮則凶，凶則失壯矣，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）」。象曰「大壯利貞，大者，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（天地之情，正大而已，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）」。

晉，象曰「明出地上，晉。君子以自昭明德（以順者明，自顧之道）」。

明夷，象曰「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莅眾（莅眾顯明，蔽偽百姓者也，故以蒙養正，以明夷莅眾矣），用晦而明（藏明於內，乃得明也。顯明於外，乃所避也）」。象曰「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，利艱貞，晦其明也，內難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」。

家人，象曰「風自火出，家人（由內相成熾也）。君子以言有物，而行有恆（家人之道，修於近小，而不妄者也，故君子言必有物，而口無擇言，行必有恆，而身無擇行也）」。象曰「家人，女正位乎內，男正位乎外，天地之大義也。家人有嚴君焉，父母之謂也。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婦婦，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矣」。

睽，象曰「上火下澤，睽。君子以同而異（同於通理，異於職事）」。象曰「睽，火動而上，澤動而下，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萬物睽而其事類也。睽之時用，大矣哉（睽離之時，非小人之所能用也）」。

蹇，象曰「山上有水，蹇。君子以反身修德（除難莫若反身修德也）」。象曰「蹇，難也，險在前也，見險而能止，智矣哉！六二，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（處難之時，履當其位，執心不回，志匡王室者也，故曰『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也』，履中行義，以在其上，處蹇以此，未見其尤也）」。象曰「王臣蹇蹇，終無尤也」。

解，象曰「雷雨作，解。君子以赦過宥罪」。象曰「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菓草木皆甲坼（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，交通感散，雷雨乃作也。雷雨之作，

則險厄者亨，否結者散，故百菓草木皆甲坼也。解之時，大矣哉（無所而不釋也）。六三，負且乘，致寇至，貞吝（處非其位，履非其正，以附於四，用夫柔邪，以自媚者也。乘二負四，以容其身，寇之來也，自己所致矣，雖幸而免，正之所賤也）。

損，象曰「山下有澤，損。君子以懲忿窒欲（可損之善，莫善損忿欲）」。
象曰「損益盈虛，與時偕行（自然之質，各定其分，損益將何加焉，非道之常，故必與時偕行也）」。

益，象曰「風雷，益。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矣（從善改過，益莫大焉）」。
象曰「益，損上益下，民悅無疆，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，利有攸往，中正有慶（五處中正，自上下下，故有慶也。以中正有慶之德，有攸往也，何適而不利哉）」。

升，象曰「地中生木，升。君子以慎德，積小以成高大」。

革，象曰「澤中有火，革」。象曰「革，水火相息（凡不合而後變生，火欲上，澤欲下，水火相戰而後變生者也）。天地革而四時成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革之時，大矣哉！上六，君子豹變，小人革面（居變之終，變道已成，君子處之，能成其文，小人樂成，則變面以順上也）」。

鼎，象曰「木上有火，鼎」。象曰「鼎，象也，以木巽火，亨飪也，聖人以亨上帝，而大亨以養聖賢（亨者，鼎之所為也。革去故而鼎成新，故為亨飪調和

之器也。去故取新，聖賢不可失也。飪，熟也，天下莫不用之，而聖人用之，乃上以享上帝，下以大亨，養聖賢焉」。

震，震驚百里，不喪七鬯（威震驚乎百里，則足可以不喪七鬯矣。七之所以載鼎實，鬯香酒，奉宗廟之盛者也）。象曰「洊雷，震。君子以恐懼修省」。象曰「震亨，震來虩虩，恐致福也，震驚百里，驚遠而懼邇也（威震驚乎百里，則情者懼於近矣）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，以為祭主也（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，不喪七鬯，則已出可以守宗廟）」。

艮，象曰「兼山，艮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（各止其所，不侵官也）」。象曰「艮，止也，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，動靜不失其時，其道光明（止道不可常用，必施於不可以行，適于其時，道乃光明）」。

豐亨，王假之（大而亨者，王之所至也），勿憂，宜日中（豐之為義，闡弘微細，通夫隱滯者也。為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不亨，憂未已也。故至豐亨，乃得勿憂也。用夫豐亨不憂之德，宜處天中以徧照者也，故曰宜日中也）。象曰「雷電皆至，豐，君子以折獄致刑（文明以動，不失情理）」。象曰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（豐之為用，困於昃食者也。施於未足則尚豐，施於已盈則方溢，不可以為常，故具陳消息之道也）」？

兌，象曰「麗澤，兌。君子以朋友講習」。象曰「兌，悅也。剛中而柔外，悅以利貞（悅而違剛則諂，剛而違悅則暴，剛中而柔外，所以悅以利貞也），是

以順乎天，而應乎人（天剛而不失悅者也），悅以先民，民忘其勞，悅以犯難，民忘其死。悅之大，民勸矣哉！」

渙，象曰「風行水上，渙。九五，渙汗其大號，渙王居，無咎（處尊履正，居巽之中，散汗大號，以盪險阨者也，為渙之主，唯王居之，乃得無咎也）」。

節，象曰「澤上有水，節。君子以制度數，議德行」。象曰「苦節不可貞，其道窮（為節過苦，而物不能堪也，物不能堪，則不可復正也），悅以行險，當位以節，中正以通（無悅而行險，過中而為節，則道窮也），天地節而四時成，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」。

中孚，象曰「澤上有風，中孚。君子以議獄緩死（信發於中，雖過可亮）」。

象曰「中孚，柔在內而剛得中，悅而巽乎（有上四德，然後乃孚），乃化邦也（信立而後邦乃化也。柔在內而剛得中，各當其所也。剛得中則直而正，柔在內則靜而順，悅而以巽，則乖爭不作，如此則物無巧競，敦實之行著，而篤信發乎其中矣），豚魚吉，信及豚魚（魚者，虫之潛隱者也。豚者，獸之微賤者也。爭競之道不興，忠信之德淳著，則雖微隱之物，信皆及之也），中孚以利貞，乃應天（盛之至也）」。

小過，象曰「山上有雷，小過。君子以行過乎恭，喪過乎哀，用過乎儉」。

象曰「小過，小者過而亨也（小者，謂凡諸小事也。過於小事而通者也）。過以利貞，與時行也（過而得以利貞，應時宜也。施過於恭儉，利貞者也）。柔得中，

是以小事吉，剛失位而不中，是以不可大事（成大事者，必在剛也。柔而侵大，剝之道也）。

既濟，象曰「水在火上，既濟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（存不忘亡，既濟不忘未濟也）」。彖曰「既濟，亨，利貞，剛柔正而位當（剛柔正而位當，則邪不可行矣，故唯正乃利貞也）。九五，東隣之殺牛，不如西隣之禴祭，實受其福（牛，祭之盛者也。禴，祭之薄者也。居既濟之時，而處尊位，物皆濟矣。將何為焉。其所務者，祭祀而已，祭祀之盛，莫盛修德，故沼沚之毛，蘋蘩之菜，可羞之於鬼神，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，是以東隣殺牛，不如西隣之禴祭，實受其福也）」。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（剛動而柔止也。動止得其常體，則剛柔之分著矣）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吉凶生矣（方有類，物有羣，則有同有異，有聚有分也。順其所同則吉，乖其所趣則凶，故吉凶生矣）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（象况日月星辰，形况山川草木也。懸象運轉，以成昏明，山澤通氣，而雲行雨施，故變化見也）。是故，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，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，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，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（天地之道，不為而善始，不勞而善成，故曰易簡）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，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，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（有易簡之德，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）。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（天地易簡，萬物久載其形，聖

人不為，羣方各遂其業，德業既成，則入於形器，故以賢人目其德業也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

易與天地准（作易以准天地也）。故能彌綸天地之道，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知幽明之故，知死生之說也（幽明者，有形無形之象。死生者，始終之數也）。

知鬼神之情狀，與天地相似（德合天地，故曰相似也）。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（知周萬物，則能以道濟天下也）。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（順天之化，故曰樂也）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（範圍者，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）。曲成萬物而不遺（曲成者，乘變應物，不繫一方者也，則物得宜矣）。故神無方，而易無體（神則陰陽不測，易則唯變所適，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也）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（君子體道以為用者也。體斯道者，不亦鮮乎）。

顯諸仁，藏諸用（衣被萬物，故曰顯諸仁。日用而不知，故曰藏諸用也）。盛德大業至矣哉。富有之謂大業（廣大悉備，故曰富有），日新之謂盛德（體化合變，故曰日新），生生之謂易（陰陽轉易，以成化生），陰陽不測之謂神（神也者，變化之極也。妙萬物而為言，不可以形詰者也，故曰陰陽不測也）。

夫易，廣矣大矣。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（易之所載，配此四義也）。子曰「易其至矣乎。」

夫易，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（窮理入神，其德崇也。兼濟萬物，其業廣也）。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

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，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（乾剛坤柔，各有其體，故曰擬諸其形容也）。擬之而後言，議之而後動，擬議以成其變化（擬議以動，則盡變化之道也）。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，我有好爵，吾與爾縻之（鶴鳴則子和，修誠則物應，我有好爵，與物散之，物亦以善應也。鶴鳴乎陰，氣同則和，出言戶庭，千里應之，出言猶然，況其大者乎。千里或應，況其邇者乎）。子曰「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！居其室，出其言，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，況其邇者乎！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，行發乎邇，見乎遠。言行，君子之樞機（樞機，制動之主）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，可不慎乎？」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子曰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（同人終獲後笑者，以有同心之應也。夫所況同者，豈係乎一方哉。君子出處默語，不違其中，則其迹雖異，道同則應也）。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，藉用白茅，無咎」。子曰「苟錯諸地而可矣。藉之用白茅，何咎之有，慎之至也。勞謙，君子有終，吉」。子曰「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盛，禮言恭，謙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不出戶庭，無咎」。子曰「亂之所生也。則言語為之階，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機事不密則害成，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」。子曰「為易者，其知盜乎（言盜亦乘

變而至也）。《易》曰「負且乘，致寇至」，負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盜思奪之矣。上慢下暴，盜思伐之矣。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《易》曰「負且乘，致寇至，盜之招也」。

子曰「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。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（此四存乎器象，可得而用者也），是以君子將有為也，將有行也。問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響，無有遠近幽深，遂知來物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，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，通其變，遂成天下之文，極其數，遂定天下之象，非天下之至變，其孰能與於此，易無思也，無為也。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天下之故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。夫易，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（極未形之理則曰深，適動微之會則曰幾也）。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子曰「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」者，此之謂也（四者由聖道以成，故曰聖人之道也）。

夫易，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（冒，覆也。言易通萬物之志，成天下之務，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）。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，以斷天下之疑，其孰能與於此哉。古之聰明睿智，神武而不殺者夫（服萬物而不以威刑者也）。是以明於天之道，而察於民之故，以神明其德。一闔一闢謂之變，往來不窮謂之通，見乃謂之象（兆見曰象），形乃謂之器（成形曰器），制而用之謂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謂之神。

法象莫大乎天地，變通莫大乎四時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貴（位，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也）。備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為天下利，莫大乎聖人。探賾索隱，鈎深致遠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善乎蓍龜。子曰「天之所助者，順也。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順，是以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」。

天地之道，貞觀者也（明夫天地萬物，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）。日月之道，貞明者也。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人之大寶曰位，何以守位，曰仁，何以聚人，曰財（財所以資物生也）。理財正辭，禁民為非，曰義。

《易》曰「困於石，據於蒺藜」。子曰「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。非所據而據焉，身必危」。子曰「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義，不見利不勸，不威不懲，小懲而大誡，此小人之福也」。《易》曰「履校滅趾，無咎」，此之謂也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，惡不積不足以滅身，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，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，故惡積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也。《易》曰「荷校滅耳，凶」。子曰「危者，安其位者也。亡者，保其存者也。亂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」。《易》曰「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」。子曰「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鮮不及矣」。《易》曰「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」，言不勝其任也。子曰「知幾其神乎。君子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其知幾乎。幾者，動之微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」。

《易》曰「介於石，不終日，貞吉（定之於始，故不待終日）。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（此知幾其神者也）」。子曰「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。有不善，未嘗不知，知之，未嘗復行也」。《易》曰「不遠復，無祇悔，元吉」。子曰「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求，君子修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危以動，則民不與也。懼以語，則民不應也。無交而求，則民不與也。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」。

子曰「履，德之基也（基，所蹈也）。謙，德之柄也。復，德之本也。恒，德之固也（固，不傾移也）。損，德之修也。益，德之裕也（能益物者，其德寬大也）。困，德之辯也（困而益明）」。

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。德行恒易以知險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順也。德行恒簡以知阻，能悅諸心，能研諸侯之慮（諸侯，物主有為者也。能悅萬物之心，能精為者之務也）。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。凡易之情，近而不相得，則凶（近，况比爻也）。將叛者，其辭慙。中心疑者，其辭枝。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。誣善之人，其辭游。失其守者，其辭屈。

昔者，聖人之作易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。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。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

《尚書》

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

昔在帝堯，聰明文思，光宅天下（言聖德之遠著），作堯典（典者，常也。言可為百代常行之道），曰「若稽古帝堯（言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，帝堯也）」。曰「放勳，欽明文思，安安（勳，功也。言堯放上世之功化，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，安天下之當安者也），允恭克讓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（既有四德，又信恭能讓，故其名聞，充溢四外，至於天地也）。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（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，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）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（百姓百官）。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，黎民於變時雍（時，是也。雍，和也。言天下衆人，皆變化從上，是以風俗大和也）」。

虞舜側微，堯聞之聰明（側，側陋。微，微賤），將使嗣位，歷試諸難（歷試之以難事），慎徽五典，五典克從（五典，五常之教也。謂父義，母慈，兄友，弟恭，子孝。舜舉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，五教能從，無違命也），納于百揆，百揆時叙（揆，度也。舜舉八凱，以度百事，百事時叙也），賓于四門，四門穆穆（賓，迎也。四門，宮四門也。舜流四凶族，諸侯來朝者，舜賓迎之，皆有美德，無凶人也）。納于大麓，烈風雷雨弗迷（納舜於尊顯之官，使大錄萬機之政，於是陰陽清和，烈風雷雨，各以期應，不有迷錯讐伏，明舜之行合於天心也）。

正月上日，受終于文祖（堯天祿永終，舜受之也。文祖，是五廟之大名也）。五載一巡狩，羣后四朝，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，車服以庸（敷奏，猶遍進也。諸侯每見，皆以次序遍進而問焉。以觀其才，既則效試其居國為政，以著其功，賜之車服，以旌其所用任也），象以典刑（典，常也。象用之者，謂上刑赭衣不純，中刑雜履，下刑墨幪，以居州里，而民耻之，而反於禮），流宥五刑（流，放也。宥，三宥也。言所流宥，皆犯五刑之罪也），眚災肆赦（眚，過也。災，害也。肆，失也。言罪過誤失，以為當赦之也），怙終賊刑（怙，謂怙赦宥而為者也。終為殘賊，當刑之也），流共工于幽洲（共工，窮奇也。幽洲，北裔也），放讎兜于崇山（讎兜，渾敦。崇山，南裔也），竄三苗于三危（三苗，國名也。縉雲氏之後，為諸侯，號饕餮也。三危，西裔也），殛鯀于羽山（鯀，檣杌也。殛，誅也。羽山，東裔也）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（美舜之行，故本其徵用之功也）。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，三載，四海遏密八音（遏，絕也。密，止也。堯崩，百姓如喪父母，絕止金石八音之樂也）。舜格于文祖，詢于四岳，闢四門（開闢四方之門，廣致衆賢也），明四目（明視四方也），達四聽（聽達於四方也），柔遠能邇（能安遠者，則能安近也。不能安近，則不能安遠也），敦德允元（所厚而尊者，德也。所信而行者，善也），而難任人（任，佞也。辯給之言，易悅耳目，以理難之也），蠻夷率服（遠無不服，邇無不安），三載考

績，三考黜陟幽明（黜，退也。陟，升也。三歲考功，九載三考，退其幽闇無功者，升其昭明有功者也），庶績咸熙（九載三考，眾功皆興也）。

曰若稽古大禹，曰后克艱厥后，臣克艱厥臣，政乃乂，黎民敏德（敏，疾也。能知為君之難，為臣不易，則其政治，而眾民皆疾修德也）。帝曰「兪，允若茲，嘉言罔攸伏，野無遺賢，萬邦咸寧（攸，所也。嘉言無所伏，言必用也。如此，則賢材在位，天下安也）。稽于眾，舍己從人，弗虐無告，弗廢困窮，惟帝時克（帝，謂堯也。舜因嘉言無所伏，遂稱堯德，以成其義，考眾從人，矜孤愍窮，凡人所輕，聖人所重也）」。益曰「都，帝德廣運，乃聖乃神，乃武乃文（益因舜言，又美堯也。廣，謂所覆者大。運，謂所及者遠。聖無不通，神妙無方。文，經緯天地。武，定禍亂也）。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為天下君（言堯有此德，故為天所命，所以勉舜也）」。

禹曰「惠迪吉，從逆凶，惟影響（迪，道也。順道吉，從逆凶，吉凶之報，若影之隨形，響之應聲，言不虛）」。益曰「吁，戒哉。敬戒無虞，罔失法度，罔遊于逸，罔淫于樂（淫，過也。遊逸過樂，敗德之源，富貴所忽，故特以為戒也）。任賢勿貳，去邪勿疑，疑謀勿成，百志惟熙（一意任賢，果於去邪，疑則勿行，道義所存於心者，日以廣也）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（干，求也。失道求名，古人賤之也），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（拂，戾也。專欲難成，犯眾興禍，故戒也），無怠無荒，四夷來王（言天子常戒慎，無怠惰荒廢，則四夷歸往之也）」。

禹曰「於帝念哉。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，惟修（言養民之本，在先修六府也）。正德，利用，厚生，惟和（正德以率下，利用以阜財，厚生以養民，三者和，所謂善政也）。九功惟序，九序惟歌（言六府三事之功，有次序，皆可歌樂，乃德政之致）。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勸之以九歌，俾勿壞（休，美也。董，督也。言善政之道，美以戒之，威以督之，歌以勸之，使政勿壞，在此三者也）」。帝曰「兪，地平天成，六府三事允治，萬世永賴，時乃功（水土治曰平，五行叙曰成，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，言是汝之功也）」。帝曰「咎繇，惟茲臣庶，罔或干予正（或，有也。無有干我正，言順命也）。汝作士，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，期于予治（欲其能以刑輔教，當於治體也）。刑期于無刑，民協于中，時乃功，懋哉（雖或行刑，以殺止殺，終無犯者，刑期於無所刑，民皆合于大中，是汝之功勉之也）」。咎繇曰「帝德罔讐，臨下以簡，御衆以寬（讐，過也。善則歸君，人臣之義也）。罰弗及嗣，賞延于世（嗣，亦世也。延，及也。父子罪不相及也。而及其賞，道德之政也）。宥過無大，刑故無小（過誤所犯，雖大必宥。不忌故犯，雖小必刑也）。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（刑疑附輕，賞疑從重，忠厚至也），與其殺弗辜，寧失不經，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，茲用弗犯于有司（咎繇因帝勉己，遂稱帝之德，所以明民不犯上也。寧失不常之罪，不枉不辜之善，仁愛之道也）」。帝曰「來，禹，汝惟弗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，汝惟弗伐，天下莫與汝爭功（自賢曰矜，自功曰伐，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，不有其勞，

而不失其功，所以能絕衆人也）。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（危則難安，微則難明，故戒以精一，信執其中也）。無稽之言勿聽，弗詢之謀勿庸（無考，無信驗也。不詢，專獨也。終必無成，故戒勿聽用也）。可愛非君，可畏非民，衆非元后何戴，后非衆罔與守邦（庶民以君為命，故可愛。君失道，民叛之，故可畏。言衆戴君以自存，君恃衆以守國，相須而成也），惟口出好興戎，朕言弗再（好謂賞善，戎謂伐惡，言口榮辱之主，慮而宣之，成於一也）。帝曰「咨，禹，惟時有苗弗率，汝徂征（三苗之民，數干王誅。率，循也。徂，往也。不循帝道，言亂逆也，命禹討之）」。禹乃會羣后，誓于師，曰「濟濟有衆，咸聽朕命（會諸侯共伐有苗也。軍旅曰誓。濟濟，衆盛之貌也），蠢茲有苗，昏迷弗恭（蠢，動也。昏，闇也。言其所以宜討也），侮慢自賢，反道敗德（狎侮先王，輕慢典教，反正道，敗德義也）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（廢仁賢，任姦佞），民棄弗保，天降之咎（言民叛之，天災之也），肆予以爾衆士，奉詞伐罪（肆，故也），爾尚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勳」。三旬，有苗民逆命。益贊于禹曰「惟德動天，無遠弗届，滿招損，謙受益，時乃天道（自滿者，人損之。自謙者，人益之。是天道之常），至誠感神，矧茲有苗（至和感神，况有苗也。言易感也）」。禹拜昌言曰「兪，班師振旅（以益言為當，故拜受，遂班師。兵入曰振旅，言整衆也）」。帝乃誕敷文德（遠人不服，大布文德以來之也），儻千羽于兩階，七旬，有苗格（討而不服，不討自來，明御之必有道也）。

咎繇曰「允迪厥德，謨明弼諧（迪，蹈。厥，其也。其，古人。謨，謀也。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，謀廣聰明，以輔諧其政也）」。禹曰「兪，如何（然其言，問所以行也）」。咎繇曰「都，慎厥身修，思永（歎美之重也。慎修其身，思為長久之道也）」，惇叙九族，庶明厲翼，邇可遠在茲（言慎修其身，厚次叙九族，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，翼戴上命，邇可推而遠者，在此道也）」。禹拜昌言曰「兪（以咎繇言為當，故拜受而然之）」。咎繇曰「都，在知人，在安民（歎修身親親之道，在知人所信任，在能安民也）」。禹曰「吁，咸若時，惟帝其難之（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也）。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（哲，知也。無所不知，故能官人。惠，愛也。愛則民歸之也），能哲而惠，何憂乎驩兜？何遷乎有苗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（孔，甚也。壬，佞也。巧言，靜言。庸，違也。令色，象恭滔天也。禹言有苗驩兜之徒，甚佞如此，堯畏其亂政，故遷放之也）」。咎繇曰「都，亦行有九德（言人性行有九德，以考察真偽，則可知也），寬而栗（性寬弘而能莊栗也），柔而立（和柔而能立事），愿而恭（慤愿而恭恪也），亂而敬（亂，治也。有治而能謹敬也），擾而毅（擾，順也。致果為毅也），直而溫（行正直而氣溫和也），簡而廉（性簡大而有廉隅也），剛而塞（剛斷而實塞也），彊而義（無所屈撓，動必合義），彰厥有常，吉哉（彰，明也。吉，善也。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，則政之善也）。九德咸事，俊乂在官（便九德之人皆用事，則俊德治能之士，並在官也），百僚師師，百工惟時（僚

工，皆官也。師師，相師法也。百官皆是，言政無非也。庶績其凝（凝，成也。言百事功皆成也），無教逸欲有邦（不為逸豫貪欲之教，是有國者之常也）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（兢兢，戒慎。業業，危懼。戒懼萬事微也）。無曠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（曠，空也。位非其人為空官，言人代天理官，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），政事懋哉（言無非天意者，故人君居天官，聽政治事，不可以不自勉也）。

帝曰「吁，臣哉！鄰哉！鄰哉！臣哉！」！禹曰「兪（鄰，近也。言君臣道近，相須而成也）」。帝曰「臣作朕股肱耳目（言大體若身也）」，予欲左右有民，汝翼（左右，助也。助我所有之民，富而教之，汝翼成我也）。予欲觀古人之象（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也）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，汝明（天子服日月以下，諸侯自龍袞以下，上得兼下，下不得僭上，以五采明施于五色，作尊卑之服，汝明制之也）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，以出納五言，汝聽（言欲以六律和聲音，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，施於民以成化，汝當聽審之）。予違汝弼，汝無面從，退有後言（我違道，汝當以義輔正我，無得面從我。違，退後，言我不可弼也）。禹曰「兪哉。萬邦黎獻，共惟帝臣，惟帝時舉，敷納以言，明庶以功，車服以庸（獻，賢也。萬國衆賢，共為帝臣，帝舉是而用之，使陳布其言，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，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也）」，誰敢弗讓，敢弗敬應（上唯賢是用，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也）。帝弗時，敷同日奏罔功（帝用臣不是，則遠近布同，而日進於無功，以賢愚并位，優劣共流故也）。無若丹朱，惟慢遊是好（丹朱，堯子，舉以戒

也）。傲虐是作，罔晝夜額額（傲戲而為虐，無晝夜常額額，肆惡不休息也）。罔水行舟，朋淫于家，用殄厥世（朋，羣也。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，言無度也。羣淫於家，妻妾亂也。用是絕其世，不得嗣也）。帝其念哉！夔曰「於予擊石拊石，百獸率儻，庶尹允諧（尹，正也。衆正官之長，信皆和諧，言神人治也。始於任賢，立政以禮，治成以樂，所以致太平也）」。帝庸作歌曰「勅天之命，惟時惟幾（勅，正也。奉正天命以臨民，惟在順時，惟在慎微也）」。乃歌曰「股肱喜哉。元首起哉。百工熙哉（元首，君也。股肱之臣，喜樂盡忠，君之治功乃起，百官之業乃廣也）」。咎繇拜手稽首。乃賡載歌曰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（賡，續也。載，成也。帝歌歸美股肱，義未足，故續歌，先君後臣，衆事乃安，以成其義也）」。又歌曰「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墮哉（叢脞，細碎無大略也。君如此則臣懈惰，萬事墮廢，其功不成，歌以申戒也）」。帝拜曰「兪，欽哉（拜受其歌，戒羣臣自今已往敬職也）」。

太康尸位以逸豫（啓，子也。尸，主也。以尊位為逸豫，不勤也），滅厥德，黎民咸貳（君喪其德，則衆民二心也）。乃盤遊無度（盤樂遊逸，無法度也），畋于有洛之表，十旬弗反（洛水表也）。有窮后羿，因民弗忍，拒于河（有窮，國名。羿，諸侯名也。拒太康於河，遂廢之也）。厥弟五人，御其母以從（御侍，言從畋也），俟于洛之汭，五子咸怨（待太康，怨其久畋失國也）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（述，循也）。其一曰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（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也），

予視天下愚夫愚婦，一能勝予（言能敬畏小民，所以得衆心也）。怨豈在明，不見是圖（不見是謀，備其微也）。予臨兆民，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（廩，危貌也。朽，腐也。腐索御馬，言危懼甚也）。為人上者，奈何弗敬（能敬則不驕，在上不驕，則高而不危也）。其二曰「訓有之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（迷亂曰荒），甘酒嗜音，峻宇雕牆，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（此六者有一，必亡，况兼有乎）」。其三曰「惟彼陶唐，有此冀方（陶唐，帝堯氏，都冀州也），今失厥道，亂其紀綱，乃底滅亡（言失堯之道，亂其法制，自致亡滅也）」。其四曰「明明我祖，萬邦之君，有典有則，貽厥子孫（典，謂經籍也。則，法也）。荒墮厥緒，覆宗絕祀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亡也）」。其五曰「烏虜曷歸，予懷之悲（曷，何也。言思而悲也），萬世仇予，予將疇依（仇，怨也。言當依誰以復國乎）。鬱陶乎予心，顏厚有忸怩（鬱陶，言哀思也。顏厚，色愧。忸怩，心慚也。慚愧於仁人賢士也），弗慎厥德，雖悔可追（言人君行己，不慎其德，以速滅敗，雖欲改悔，其可追及乎。言無益也）」。

成湯放桀於南巢，惟有慙德（有慙德，慙德不及古也），曰「予恐來世，以台為口實（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，常不去口也），仲虺乃作誥（陳義告湯可無慙也），曰「烏虜！惟天生民有欲，無主乃亂（民無君主，則恣情欲，必致禍亂也）。惟天生聰明時乂（言天生聰明，是治民亂也），有夏昏德，民墜塗炭（夏桀闇亂，不恤下民，民之危險，若陷泥墜火，無救之者），惟王弗邇聲色，弗殖貨利（邇，

近也)。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賞，用人惟己，改過弗吝（勉於德者，則勉之以官。勉於功者，亦勉之以賞。用人之言，若自己出，有過則改，無所吝惜，所以能成王業者也）。克寬克仁，彰信兆民（言湯寬仁之德，明信於天下也），乃葛伯仇餉，初征自葛，東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（葛伯遊行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，殺其人，奪其餉，故謂之仇餉。仇，怨也）。曰「奚獨後予（怨者辭也），攸徂之民，室家相慶」。曰「俟予后，后來其蘇（湯所往之民皆喜曰『待我君，君來其可蘇息也』）」，右賢輔德，顯忠進良（賢則助之，德則輔之，忠則顯之，良則進之，明王之道），推亡固存，邦乃其昌（有亡道，則推而亡之。有存道，則輔而固之。王者如此，國乃昌盛也）。德日新，萬邦惟懷，志自滿，九族乃離（日新，不懈怠也。自滿，志盈溢也）。王懋昭大德，建中于民，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，垂裕後昆（欲王自勉明大德，立大中之道於民，率義奉禮，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也）。予聞曰「能自得師者王（求聖賢而事之），謂人莫己若者亡（自多足，人莫之益，己亡之道）。好問則裕，自用則小（問則有得，所以足也。不問專固，所以小也）。烏虜！慎厥終，惟其始（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，故戒慎終如其始也）。殖有禮，覆昏暴（有禮者封殖之，昏暴者覆亡之）。欽崇天道，永保天命（王者如此上事，則敬天安命之道也）」。

王歸自克夏，至于亳，誕告萬方（誕，大也。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）。曰「夏王滅德作威，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（夏桀滅道德，作威刑，以布行虐政於

天下百官，言殘酷也）。肆台小子，將天命明威，弗敢赦，其爾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（自責化不至也）。予一人有罪，無以爾萬方（無用汝萬方，言非所及也）。烏虜！尚克時忱，乃亦有終（忱，誠也。庶幾能是誠道，乃亦有終世之美也）。

成湯既歿，伊尹作伊訓（作訓以教道太甲也）。曰「烏虜！古有夏先后，方懋厥德，罔有天災（先君，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，言能以德禳災也）。于其子孫弗率，皇天降災，假手于我有命（言桀不循其祖道，天下禍災，借手於我，有命商王誅討之也）。惟我商王，布昭聖武，代虐以寬，兆民允懷（言湯布明武德，以寬政代桀虐政，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也）。今王嗣厥德，罔弗在初（言善惡之由，無不在初，欲其慎始也）。立愛惟親，立敬惟長，始于家邦，终于四海（言立愛敬之道，始於親長，則家國並化，終洽四海也）。烏虜！先后敷求哲人，俾輔于爾後嗣（敷求賢智，使師輔於爾嗣王，言仁及後世也）。制官刑，儆于有位（言湯制治官刑法，儆戒百官也）。曰「敢有恒舞于宮，酣歌于室，時謂巫風（常舞則荒淫也。樂酒曰酣。事鬼神曰巫也）。敢有殉于貨色，恒于遊畋，時謂淫風（殉，求也。昧求財貨美色，常遊戲田獵，是淫過之風俗）。敢有侮聖言，逆忠直，遠耆德，比頑童，時謂亂風（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，耆年有德，疏遠之，童稚頑囂，親比之，是謂荒亂之風俗也）。惟茲三風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喪（有一過則德義廢，失位亡家之道也）。邦君有一于身，國必亡（諸侯犯此，國亡之道也）。臣下弗匡，其刑墨（邦君卿士，則

以爭臣自匡正，臣不正君，服墨刑，鑿其額，涅以墨也。烏虜！嗣王祗厥身念哉（言當敬身念祖德也）。惟上帝弗常，作善，降之百祥，作不善，降之百殃（祥，善也。天之禍福，唯善惡所在，不常在一家也）。爾惟德罔小，萬邦惟慶（修德無小，則天下賴慶也）。爾惟弗德罔大，墜厥宗（苟為不德無大，必墜失宗廟，此伊尹至忠之訓也）」。

太甲既立，弗明（不用伊尹之訓，不明居喪之禮），伊尹放諸桐（湯葬地也）。王徂桐宮居憂（往入桐宮居憂位也），克終允德（言能思念其祖，終其信德也）。

惟三祀，伊尹奉鬯王歸于亳。王拜稽首曰「予小子弗明于德，自底弗類（類，善也。闇於德，故自致不善也）。欲敗度，縱敗禮，以速戾于厥躬（速，召也。言已放縱情欲，毀敗禮儀法度，以召罪於其身也）。天作孽，猶可違，自作孽，弗可逭（孽，災也。逭，逃也。言天災可避，自作災不可逃也）。既往背師保之訓，弗克于厥初，尚賴匡救之德，圓惟厥終（言已已往之前，不能脩德於其初，今庶幾賴教訓之德，謀終於善，悔過之辭也）」。伊尹拜手稽首（拜手，首至手也）曰「修厥身，允德協于下，惟明后（言修其身，使信德合于羣下，惟乃明君）。先王子惠困窮，民服厥命，罔有弗悅（言湯子愛困窮之人，使皆得其所，故民心服其教令，無有不欣喜也）。奉先思孝，接下思恭（以念祖德為孝，以不驕慢為恭也）。視遠惟明，聽德惟聰（言當以明視遠，以聰聽德）。朕承王之休無斁（王所行如此，則我承王之美無厭也）」。

伊尹申誥于王曰「烏虜！惟天無親，克敬惟親（言天於人無所親疏，唯親能敬身者）。民無常懷，懷于有仁（民所歸無常，以仁政為常也）。鬼神無常享，享于克誠（言鬼神不保一人，能誠信者，則享其祀）。天位難哉（言居天子之位難，以此三者）。德惟治，否德亂（為政以德則治，不以德則亂也）。與治同道，罔弗興，與亂同事，罔弗亡（言安危在所任，治亂在所法也）。若升高，必自下，若陟遐，必自邇（言善政有漸，如登高升遠，必用下近為始，然後致高遠也）。無輕民事，惟難（無輕為力役之事，必重難之乃可也）。無安厥位，惟危（言當常自危懼，以保其位也）。慎終于始（於始慮終，於終慮始）。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諸道（人以言拂違汝心，必以道義求其意，勿拒逆之也）。有言遜于汝志，必求諸非道（遜，順也。言順汝心，必以非道察之，勿以自臧也）。烏虜！弗慮胡獲，弗為胡成，一人元良，萬邦以貞（胡，何也。貞，正也。言常念慮道德，則得道德，念為善政，則成善政也。一人，天子也。天子有大善，則天下得正也）。君罔以辯言亂舊政（利口覆國家，故特慎焉），臣罔以寵利居成功（成功不退，其志無限，故為之極以安之也）。邦其永孚于休（言君臣各以其道，則國長信保於美也）」。

伊尹既復政厥辟（還政太甲），將告歸，乃陳戒于德（告老歸邑，陳德以戒）。曰「烏虜！天難忱，命靡常（以其無常，故難信也）。常厥德，保厥位，厥德匪常，九有以亡（人能常其德，則安其位。九有，諸侯也）。夏王弗克庸德，慢神

虐民（言桀不能常其德，不敬神明，不恤下民），皇天弗保（言天不安桀所為）。眷求一德，俾作神主（天求一德，使代桀為天地神祇之主）。惟尹躬暨湯，咸有一德，克享天心，受天明命（享，當也）。非天私我有商，惟天祐于一德（非天私商而王之也。祐助一德，所以王也）。非商求于下民，惟民歸于一德（非商以力求民，民自歸於一德）。德惟一，動罔弗吉，德二三，動罔弗凶，惟吉凶不僭在人，惟天降災祥在德（行善則吉，行惡則凶，是不差也。德一，天降之福，不一，天降之災，是在德也）。今嗣王新服厥命，惟新厥德（其命，王命也。新其德，戒勿怠也），終始惟一，時乃日新（言德行終始不衰，是乃日新之義也）。任官惟賢材，左右惟其人（官賢才而任之，非賢才不可任也。選左右必忠良，不忠良非其人也）。其難其慎，惟和惟一（其難，無以為易也。其慎，無以輕之也。羣臣當和一心事君，政乃善也）。后非民罔使，民非后罔事（君以使民自尊，民以事君自生）。無自廣以狹人，匹夫匹婦，弗獲自盡，民主罔與成厥功（上有狹人之心，則下無所自盡矣。言先盡其心，然後乃能盡其力，人君所以成功也）。

高宗夢得說（小乙子也，名武丁，夢得賢相，其名曰說也），使百工營求諸野，得諸傅岩（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，得之於傅岩之溪也）。曰「朝夕納誨，以輔台德（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）。若金，用汝作礪。若濟巨川，用汝作舟楫。若歲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啓乃心，沃朕心。若藥弗瞑眩，厥疾弗瘳（開汝心以沃我心，如服藥，必瞑眩極，其病乃除，欲其出切言以自警也）。若

跣弗視地，厥足用傷（跣必視地，足乃無害，言欲使為己視聽也）。惟暨乃僚，罔弗同心，以匡乃辟（與汝并官，皆當倡率，無不同心，以匡正汝君也）。說復于王曰「惟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（言木以繩直，君以諫明也）。后克聖，臣弗命其承（君能受諫，則臣不待命，其承意而諫也），誰敢弗祗若王之休命（言如此，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也）」。

惟說命總百官（在冢宰之任也），乃進于王曰「烏虜！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設都（天有日月五星，皆有尊卑相正之法，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）。樹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師長（言立君臣上下也。將陳為治之本，故先舉其始也）。弗惟逸豫，惟以亂民（不使有位者逸豫於民上也。言立之主使治民也）。惟口起羞，惟甲冑起戎（言不可輕教令，易用兵也）。惟衣裳在笥，惟干戈省厥躬（言服不可加非其人，兵不可任非其才也）。王惟戒茲，允茲克明，乃罔弗休（言王戒慎四惟之事，信能明政，乃無不美也）。惟治亂在庶官（所官得人則治，失人則亂也），官弗及私昵，惟其能（不加私昵，唯能是官也）。爵弗及惡德，惟其賢（言非賢不爵也）。慮善以動，動惟厥時（非善非時，不可動也）。有其善，喪厥善，矜其能，喪厥功（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）。無啓寵納侮（開寵非其人，則納侮之道也），無耻過作非（耻過誤而文之，遂成大非）」。王曰「旨哉！說乃言惟服（旨，美也。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也），乃弗良于言，予罔聞于行（汝若

不善於所言，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」。說拜稽首曰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（言知之易而行之難，以勉高宗也）」。

王曰「來，汝說，爾惟訓于朕志（言汝當教訓於我，使我志通達也）。若作酒醴，爾惟麴孽（酒醴須麴孽以成，亦我須汝以成也）。若作和羹，爾惟鹽梅（鹽醎，梅酢，羹須醎酢以和之）」。說曰「王人求多聞，時惟建事，學于古訓，乃有獲（王者求多聞以立事，學古訓乃有所得也）。事弗師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說攸聞（事不法古訓，而以能長世，非所聞）」。王曰「烏虜！說，四海之內，咸仰朕德，時乃風（風，教也。使天下皆仰我德，是汝教也）。股肱惟人，良臣惟聖（手足具乃成人，有良臣乃成聖也）。昔先正保衡，作我先王（保衡，伊尹也。作，起也。正，長也。言先世長官之臣也）。乃曰『予弗克俾厥后，惟堯舜，其心愧耻，若撻于市（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，則心耻之，若見撻于市也）』。一夫弗獲，則曰『時予之辜（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，則以為己罪也）』。右我烈祖，格于皇天（言以此道左右成湯，功至大天）。爾尚明保予，罔俾阿衡，專美有商（汝庶幾明安我，事與伊尹同美也）。惟后非賢弗乂，惟賢非后弗食（言君須賢以治，賢須君以食也）。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，永綏民（能繼汝君於先王，長安民，則汝亦有保衡之功也）」。說拜稽首曰「敢對揚天子之休命（受美命而稱揚之也）」。

武王伐殷，師渡盟津。王曰「今商王受，弗敬上天，降災下民，沈湎冒色，敢行暴虐（沈湎嗜酒，冒亂女色，敢行酷暴，虐殺無辜也），罪人以族，官人以世（一人有罪，刑及父母兄弟妻子，言淫濫也。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，所以政亂也），焚炙忠良，剝勢孕婦（忠良無罪，焚炙之。懷子之婦，剝剔視之。言暴虐也），皇天震怒，惟受罔有悛心，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，遺厥先宗廟弗祀（悛，改也。言紂縱惡無改心，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，慢甚也）。乃曰『吾有民有命，罔懲其侮（紂言吾所以有兆民，有天命故也。羣臣畏罪不爭，無能止其慢心）』，同力度德，同德度義（力鈞則有德者勝，德鈞則秉義者彊，揆度優劣，勝負可見），受有臣億萬，惟億萬心（人執異心，不和諧也），予有臣三千，惟一心（三千一心，言同欲也）。商罪貫盈，天命誅之，予弗順天，厥罪惟鈞（紂之為惡，一以貫之，惡貫已滿，天畢其命，今不誅紂，則為逆天，與紂同罪）。天矜于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（矜，憐也。言天除惡樹善，與民同也，時哉不可失（言今我伐紂，正是天人合同之時，不可違失也）」。

王次于河朔（次，止），羣后以師畢會。王乃徇師而誓曰「我聞吉人為善，惟日弗足，凶人為不善，亦惟日弗足（言吉人竭日以為善，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者也）。今商王受，力行無度，播棄黎老，昵比罪人（貽背之耆稱黎老。布棄，不禮敬也。昵，近也。罪人，謂天下逋逃小人也），剝喪元良，賊虐諫輔（剝，傷害也。賊，殺也。元，善之長。良，善也。以諫輔紂，紂反殺之）。謂己有天命，

謂敬弗足行，謂祭無益，謂暴無傷，天其以予乂民（用我治民，當除惡也）。受有億兆夷人，離心離德（平人，凡人也。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也），予有亂臣十人，同心同德（我治理之臣雖少，而心德同也）。今朕必往，百姓廩廩，若崩厥角（言民畏紂之虐，危懼不安，若崩摧其角，無所容頭也）。烏虜！乃一德一心，立定厥功，惟克永世（汝同心立功，則能長世以安也）」。

王曰「商王受，自絕于天，結怨于民（不敬天，自絕之也。酷虐民，結怨也）。斲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，崇信姦回，放黜師保，屏棄典刑，囚奴正士（屏棄常法而不顧也。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也），郊社弗修，宗廟弗享，作奇伎淫巧，以悅婦人。古人有言曰『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讎』（武王述古言以明義，言非唯今惡紂也）。獨夫受，洪惟作威，乃汝世讎（言獨夫，失君道也。大作威殺無辜，乃是汝累世讎，明不可不討也）。樹德務滋，除惡務本（立德務滋長，除惡務除本，言紂為天下惡本也）。肆予小子，誕以爾衆士，殄殲乃讎（言欲行除惡之義，絕盡紂也）」。

武王與受戰于牧野，王曰「古人有言，牝鷄無晨（言無晨鳴之道）。牝鷄之晨，惟家之索（索，盡也。喻婦知外事，雌代雄鳴則家盡，婦奪夫政則國亡也）。今商王受，惟婦言是用（妲己惑紂，紂信用之）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長（言紂棄其忠臣，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）。是信是使，是以為大夫卿士，俾

暴虐于爾百姓，以姦宄于商邑（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也）。今予發惟冀行天之罰」。

王來自商，至于豐，乃偃武修文（倒載干戈，示不復用也。行禮射，設庠序，修文教也）。歸馬于華山之陽，放牛于桃林之野，示天下弗服（示天下不復乘用也）。王若曰「今商王為天下逋逃主，肆予東征，陳于商郊」，受率其旅若林，會于牧野，罔有敵于我師，前徒倒戈，攻于後以北，血流漂杵，壹戎衣，天下大定（一著戎服而滅紂，言與眾同心，動有成功）。釋箕子囚，封比干墓，式商容閭（封，益其土也。商容，賢人，紂所黜退）。散鹿臺之財，發巨橋之粟（紂所積之府倉也，皆散發以賑貧民也）。大賚于四海，而萬姓悅服（施舍己責，救乏賙無，所謂周有大賚也。天下皆悅仁服德也）。

西旅獻獒（西旅，遠國也。貢大犬），大保乃作旅獒，用訓于王（陳貢獒之義，以訓諫也）。曰「烏虜！明王慎德，四夷咸賓（言明王慎德以懷遠，故四夷皆賓服），無有遠近，畢獻方物，惟服食器用（天下萬國盡貢方土所生之物，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，言不為耳目華侈）。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，無替厥服（德之所致，謂遠夷之貢也。以分賜異姓諸侯，使無廢其職也）。分珪玉于伯叔之國，時庸展親（以寶玉分同姓之國，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）。人弗易物，惟德其物（言物貴由人也。有德則物貴，無德則物賤，所貴在德也）。德盛弗狎侮（盛德必自敬，何狎易侮慢之有也），狎侮君子，罔以盡人心（以虛受人，則人盡其心

矣），狎侮小人，罔以盡其力（以悅使民，民忘其勞，則盡力矣）。玩人喪德，玩物喪志（以人為戲弄，則喪其德矣。以器物為戲弄，則喪其志矣）。弗作無益害有益，功乃成。弗貴異物賤用物，民乃足（遊觀為無益，奇巧為異物，言明王之道，以德義為益，器用為貴，所以化俗生民）。犬馬非其土生弗畜（非此土所生不畜，以不習其用），珍禽奇獸，弗育于國（皆非所用，有所損害故也）。弗珞遠物，則遠人格（不侵奪其利則來服）。所珞惟賢，則邇人安（寶賢任能，則近人安，近人安則遠人安矣）。烏虜！夙夜罔或弗勤（言當常勤於德），弗務細行，終累大德（輕忽小物，積害毀大，故君子慎其微也）。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（諭向成也。未成一簣，猶不為山，故曰功虧一簣，是以聖人乾乾日側，慎終如始也）。允迪茲，生民保厥居，惟乃世王（言其能信蹈行此誠，則生民安其居，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。武王雖聖，猶設此誠，況其非聖，可以無誠乎。其不免於過，則亦宜矣）」。

王若曰「小子封（封，康叔名）。惟乃丕顯考文王，克明德，慎罰，弗敢侮鰥寡，庸庸祗祗，威威顯民（惠恤窮民，不慢鰥夫寡婦，用可用，敬可敬，刑可刑，明此道以示民也）。天乃大命文王，殪戎殷，誕受厥命（天美文王，乃大命之殺兵殷，大受其王命）。往盡乃心，無康好逸豫（往當盡汝心為政，無自安好逸豫也）」。我聞曰「怨弗在大，亦弗在小，惠弗惠，懋弗懋（不在大，起於小也。不在小，小至於大也。言怨不可為，故當使不順者順，不勉者勉也）。若保

赤子，惟民其康乂（愛養民如赤子，不失其欲，惟民其皆安治也）。非汝封刑人殺人（言得刑殺人也），無或刑人殺人（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也），非汝封剽刑人（剽，截鼻也。刑，截耳也），無或剽刑人（所以舉輕刑以戒，為人輕行之也）。王曰「封，元惡大憝，矧惟弗孝弗友（言人之罪惡，莫大於不孝不友），乃其速由文王作罰，刑茲無赦（言當亦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，刑此無得赦也）。敬哉。無作怨，勿用非謀非彝（言當脩己以敬，無為可怨之事，勿用非善之謀，非常之法）。小子封，惟命弗于常（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。行善則得之，行惡則失之）」。

王若曰「乃穆考文王，誥庶邦御事，朝夕曰祀茲酒（文王所告衆國治事吏，朝夕勅之，唯祭祀而用此酒，不常飲也），曰小大邦用喪，亦罔非酒惟辜（於小大之國，所用喪，無不以酒為罪也）。飲惟祀，德將無醉（飲酒惟當因祭祀，以德自將，無至醉）。在昔殷先哲王，惟御事，弗敢自暇自逸（惟殷御治事之臣，不敢自寬暇，自逸豫）。矧曰『其敢崇飲（崇，聚也。自逸暇猶不敢，况敢聚會飲酒乎）。弗惟弗敢，亦弗暇（非徒不敢，志在助君敬法，亦不暇飲）』，在今後嗣王酣身（嗣王，紂也。酣樂其身，不憂政也），惟荒腆于酒，弗惟自息（言紂大厚於酒，晝夜不念自息）。庶羣嗜酒，腥聞在上，故天降喪于殷（紂衆羣臣用酒耽荒，腥穢聞在天，故下喪亡於殷也）。天非虐，惟人自速辜（言凡為天所亡，天非虐人，惟人所行惡自召罪）。古人有言曰『人無于水鑒，當于民鑒（古

賢聖有言，人無於水鑒，當於民鑑也。視水見己形，視民行事見吉凶。今惟殷墜命，我其可弗大鑑（今惟殷紂無道，墜失天命，我其可不大視為戒也）。周
 公曰「烏虜！君子所其無逸（歎美君子之道，所在念德，其無逸豫也。君子且猶然，況王者乎），先知稼穡之艱難，乃逸，則知小人之依（稼穡，農夫之艱難事，先知之，乃謀逸豫，則知小民所依怙）」。我聞曰「昔在殷王中宗（大戊也）。治民祇懼，弗敢荒寧（為政敬，身畏懼，不敢荒怠自安），享國七十有五年（以敬畏之故，得壽考之福也）。其在高宗，嘉靖殷邦，至于小大，無時或怨（善謀殷國，至於小大之政，民無時有怨也），享國五十有九年。其在祖甲（湯孫太甲），爰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于庶民，弗侮鰥寡（知小人以所依，依仁政也。故能安順於衆民，不敢侮慢惇獨也），享國三十有三年。自時厥後立王，生則逸（從是三王，各承其後而立者，生則逸豫，無法度也）。弗知稼穡之艱難，弗聞小人之勞，惟耽樂之從（過樂謂之耽，惟耽樂之從，言荒淫），亦罔或克壽（以耽樂之故，無有能壽者也），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四三年（高者十年，下者三年，言逸樂之損壽也）。惟我周大王王季，克自抑畏（大王，周公曾祖。王季，即祖也。言皆能以義自抑，畏敬天命也）。文王卑服（文王節儉，卑其衣服），自朝至于日中昃，弗皇暇食，用咸和萬民（從朝至日昃，不暇食，思慮政事，用皆協和萬民者也），厥享國五十年。自殷王中宗，及我周文王，茲四人迪哲（言此四人皆蹈

智明德以臨下也」。厥或告之曰「小人怨汝詈汝，則皇自敬德（其有告之，言小人怨詈者，則大自敬德，增修善政也）。此厥弗聽，人乃或譖張為幻」。曰「小人怨汝詈汝，則信之（此其不聽中正之君，有人誑惑之，言小人怨憾詈汝，則信受之也）。亂罰無罪，殺無辜，怨有同，是叢于厥身（信讒含怒，罰殺無罪，則天下同怨讎之，叢聚於其身也）。烏虜！嗣王其監于茲（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也）」。

蔡叔既没（以罪放而卒也）。王命蔡仲踐諸侯位（王，成王也。父卒命子，罪不相及）。王若曰「小子胡（胡，仲名也）。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，民心無常，惟惠之懷（天之於人，無有親疏，惟有德者則輔佐之。民心於上，無有常主，惟愛己者則歸往之）。為善弗同，同歸於治，為惡弗同，同歸於亂，爾其戒哉！慎厥初，惟其終，康濟小民，率自中，無作聰明亂舊章（汝為政，當安小民之業，循用大中之道，無敢為小聰明，作異辯，以變亂舊典文章也）。詳乃視聽，罔以側言改厥度，則予一人汝嘉（詳審汝視聽，非禮義，勿視聽也。無以邪巧之言，易其常度，必斷之以義，則我一人善汝矣）。小子胡，汝往哉，無荒棄朕命（汝往之國，無廢我命，欲其終身奉行之）」。

王若曰「猷告爾四國多方（順大道，告四方），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（惟聖人無念於善，則為狂人，惟狂人能念善，則為聖人，言桀紂非實狂愚，以不念善，故滅亡也）。自作不和，爾惟和哉！爾室弗睦，爾惟和哉！爾邑克明，

爾惟克勤乃事（大小衆官，自為不和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。汝親近室家不睦，汝亦當和之，汝邑中能明，是汝惟能勤職事也）。

周公戒于王曰「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，惟有司之牧夫（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，及衆刑獄，衆所當慎之事，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，勞於求才，逸於任賢）。是訓用違，庶獄庶慎，文王罔敢知于茲（是萬民順法，用違法，衆獄衆慎之事，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，委任賢能而已也）。武王率惟救功，弗敢替厥義德（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，不敢廢其義德，奉遵父道也）。孺子王矣（稚子今已為王矣。不可不勤法祖考也），繼自今，文子文孫，其勿誤于庶獄庶慎，惟正是乂之（文子文孫，文王之子孫也。從今以往，惟以正是之道，治衆獄衆慎，其勿誤也）」。

王曰「若昔大猷，制治于未亂，保邦于未危（言當順古大道，制治安國，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之）」。曰「唐虞稽古，建官惟百，內有百揆四岳，外有州牧侯伯（道堯舜考古，以建百官，上下相維，內外咸治也）。庶政惟和，萬國咸寧（官職有序，故衆政惟和，萬國皆安，所以為至治也）。夏商官倍，亦克用乂（禹湯建官二百，亦能用治，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）。明王立政，弗惟其官，惟其人（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也。不惟多其官，惟在得其人也）。立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茲惟三公，論道經邦，變理陰陽（師，天子所師法。傅，傅相天子。保，保安天子於德義者也。此惟三公之任，佐王論道，以經緯國事，和理陰陽也）。

官弗必備，唯其人（三公之官，不必備員，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也）。少師、少傅、少保，曰三孤（孤，特也。卑於公，尊於卿，特置此三人也）。貳公弘化，寅亮天地，弼予一人（副貳三公，弘大道化，敬信天地之教，輔我一人之治），冢宰掌邦治，統百官，均四海（天官卿稱太宰，主國政治，統理百官，均平四海之內邦國，言任大）。司徒掌邦教，敷五典，擾兆民（地官卿，主國教化，布五常之教，安和天下衆民，使小大協睦也）。宗伯掌邦禮，治神人，和上下（春官卿，主宗廟天地神祇人鬼之事，及國之五禮，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）。司馬掌邦政，統六師，平邦國（夏官卿，主戎馬之事，掌國徵伐，統正六軍，平治王邦四方之亂也）。司寇掌邦禁，詰姦慝，刑暴亂（秋官卿，主寇賊法禁，治姦惡，刑彊暴作亂者也）。司空掌邦土，居四民，時地利（冬官卿，主國空土，以居士農工商四民，使順天時，分地利，授之土）。六卿分職，各帥其屬，以倡九牧，阜成兆民（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，治其所分之職，以倡導九州之牧伯為政，大成兆民之性命，皆能其官，則政治矣）。

王曰「烏虜！凡我有官君子，欽乃攸司，慎乃出令，令出惟行，弗惟反（有官君子，大夫以上也。歎而戒之，使敬所司。慎出令，從政之本也。令出必惟行之，不惟反改，二三其令，亂之道也）。以公滅私，民其允懷（從政以公平滅私情，則民其信歸之）。學古入官，議事以制，政乃弗迷（言當先學古訓，然後入官治政，凡制事必以古義，議度終始，政乃不迷錯也）。其爾典常作師，無以利

口亂厥官（其汝為政，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，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也）。弗學牆面，莅事惟煩（人而不學，其猶正牆面而立，臨政事必煩矣）。戒爾卿士，功崇惟志，業廣惟勤（此戒凡有官位，但言卿士，舉其掌事者也。功高由志，業廣由勤也）。位弗期驕，祿弗期侈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，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，驕侈以行己，所以速亡也）。恭儉惟德，無載爾僞（言當恭儉，惟以立德，無行姦僞也）。作德，心逸日休，作僞，心勞日拙（為德，直道而行，於心逸豫，而名日美。為僞，飾巧百端，於心勞苦，而事日拙，不可為之也）。居寵思危，罔弗惟畏，弗畏入畏（言雖居貴寵，當常思危懼，無所不畏，若乃不畏，則入可畏之刑）。推賢讓能，庶官乃和（賢能相讓，俊乂在官，所以和諧也）。舉能其官，惟爾之能，稱匪其人，惟爾弗任（所舉能脩其官，惟亦汝之功能也。舉非其人，惟亦汝之不勝其任也）。王曰「烏虜！三事暨大夫，敬爾有官，亂爾有政（歎而勅公卿以下，各敬居汝所有之官，治汝所有之職也）。以右乃辟，永康兆民，萬邦惟無斁（言當敬治官政，以助汝君，長安天下兆民，則天下萬國，惟乃無厭我周德也）」。

周公既歿，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（成王重周公所營，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）。王若曰「君陳，我聞曰至治馨香，感于神明，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（所聞上古聖賢之言也。政治之至者，芬芳馨氣，動於神明，所謂芬芳，非黍稷之氣，乃明德之馨，厲之以德也）。凡人未見聖，若弗克見，既見聖，亦弗克由

聖（此言凡人有初無終也。未見聖道，如不能得見，已見聖道，亦不能用之，所以無成也）。爾其戒哉！爾惟風，下民惟草（汝戒勿為凡人之行也。民從上教而變，猶草應風而偃，不可不慎也），無依勢作威，無倚法以削（無乘勢位，作威民上，無倚法制，以行刻削之政），寬而有制，從容以和（寬不失制，動不失和，德教之治也）。殷民在辟，予曰辟，爾惟勿辟，予曰宥，爾惟勿宥，惟厥中（殷民有罪在刑法者，我曰刑之，汝勿刑也。我曰赦宥，汝勿宥也。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也）。無弗若于汝政，弗化于汝訓，辟以止，辟乃辟（有不順於汝政，不變於汝教，刑之而懲止，犯刑者，乃刑之也）。爾無忿疾于頑，無求備于一人（人有頑囂不喻，汝當訓之，無忿怒疾之，使人當器之，無責備於一夫也）」。

王（王舊作命。改之）曰「烏虜！父師（畢公代周公為大師，為東伯，命之代君陳也）。政貴有恒，辭尚體要，弗惟好異（政以仁義為常，辭以體實為要，故貴尚之，若異於先王，君子不好也）。商俗靡靡，利口惟賢，餘風未殄，公其念哉（紂以靡靡利口為賢，覆亡國家，今殷民利口，餘風未絕，公其念絕之也）！我聞曰，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，以蕩陵德，實悖天道（世有祿位而無禮教，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，如此，實亂天道也）。弊化奢麗，萬世同流（言弊俗相化，車服奢麗，雖相去萬世，若同一流者也）。茲殷庶士，驕淫矜侈，將由惡終，閑之惟艱（言殷士驕恣過制，矜其所能，以自倜大，將用惡自終，以禮禦其心，惟難也）。惟周公克慎厥始，惟君陳克和厥中，惟公克成厥終（周公遷殷頑民，以

消亂階，能慎其始也。君陳弘周公之訓，能和其中也。畢公闡二公之烈，能成其終也。欽若先王成烈，以休于前政（敬順文武成業，以美於前人之政，所以勉畢公）」。

穆王命君牙，作周大司徒（穆王，昭王子也）。王若曰「烏虜！惟乃祖乃父，世篤忠貞，服勞王家，厥有成績，紀于大常（言汝父祖世厚忠貞，服事勤勞王家，其有成功見紀錄，書於王之常，以表顯之也）。惟予小子，嗣守文武成康遺緒，亦惟先王之臣，克左右亂四方（惟我小子，繼守先王遺業，亦惟父祖之臣，能佐助我治四方，言己無所能也）。心之憂危，若蹈虎尾，涉于春冰（言祖業之大，己才之弱，故心懷危懼也。虎尾畏噬，春冰畏陷，危懼之甚也）。今命爾予翊，作股肱心膂（今命汝為我輔翊，股肱心體之臣，言委任之也）。爾身克正，罔敢弗正，民心罔中，惟爾之中（言汝身能正，則下無敢不正。民心無中，從女取中，必當正身，示民以中正之道）。夏暑雨，小民惟曰怨咨（夏月暑雨，天之常道，小民惟怨歎咨嗟，言心無中正也）。冬祁寒，小民亦惟曰怨咨，厥惟艱哉！思其艱以圖其易，民乃寧（天不可怨，民猶怨嗟，治民其惟艱哉。當思慮其艱，以謀其易，民乃安）」。

王若曰「伯罔，昔在文武，聰明齊聖，小大之臣，咸懷忠良（聰明，聽視遠也。齊，通無滯礙也。臣雖官有尊卑，無不忠良）。其侍御僕從，罔匪正人（給侍進御，僕從從官，官雖微，無不用中正之人）。以旦夕承弼厥辟，出入起居，

罔有弗欽（小臣皆良，僕從皆正，以旦夕承輔其君，故君出入起居，無有不敬）。發號施令，罔有弗臧，下民祇若，萬邦咸休（言文武發號施令，無有不善，下民敬順其命，萬國皆美其化也）。惟予一人無良，實賴左右前後，有位之士，匡其弗及（惟我一人無善，實恃左右前後，有職位之士，匡正其不及，言此責羣臣正己者也）。繩謬糾謬，格其非心，俾克紹先烈（言恃左右之臣，彈正過誤，檢其非妄之心，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也）。今予命汝，作大僕正，正于羣僕侍御之臣（欲其教正羣僕，無敢佞偽也）。懋乃后德，交修弗逮（言侍御之臣，無小大親疏，皆當勉汝君為德，更代修進其所不逮也）。慎簡乃僚，無以巧言令色，便辟側媚，其惟吉士（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，無得用巧言無實，令色無質，便辟足恭，側媚諂諛之人，其惟皆吉良正士也）。僕臣正，厥后克正，僕臣諛，厥后自聖（言僕臣皆正，則其君乃能正。僕臣諂諛，則其君乃自謂聖）。后德惟臣，弗德惟臣（君之有德，惟臣成之。君之無德，惟臣誤之，言君所行善惡，專在左右也）。爾無昵于儉人，充耳目之官，迪上以非先王之典（汝無親近儉利小子之人，充備侍從，在視聽之官，導君上以非先王之法也）。

王曰「嗚呼！伯父伯兄，仲叔季弟，幼子童孫，皆聽朕言（皆王同姓，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也）。爾尚敬逆天命，以奉我一人，雖畏勿畏，雖休勿休（汝當庶幾敬逆天命，以奉我一人之戒，行事雖見畏，勿自謂可敬畏，雖見美，勿自謂有德美）。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（先戒以勞謙之德，次教以

惟敬五刑，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。天子有善，則兆民賴之。」。王曰「吁！來，有邦有土，告爾祥刑（吁，歎也。有國有土，諸侯也。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）。在今爾安百姓，何擇非人，何敬非刑（在今汝安百官兆民之道，當何所擇，非惟吉人乎。當何所敬，非惟五刑乎）。兩造具備，師聽五辭（兩，謂囚證也。造，至也。兩至具備，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也）。五辭簡孚，正于五刑（五辭簡核，信有罪驗，則正之於五刑也）。五刑不簡，正于五罰（不簡核，謂不應五刑，當出金贖罪也）。五罰弗服，正于五過（不服，不應罰也。正於五過，從赦免也）。五刑之疑有赦，五罰之疑有赦（刑疑赦從罰，罰疑赦從免）。刑罰世輕世重，惟齊非齊（言刑罰隨世輕重也。刑新國用輕典，刑亂國用重典，刑平國用中典，凡刑所以齊非齊）。非佞折獄，惟良折獄，罔非在中（非口才可以斷獄，惟平良可以斷獄，無非在中正也）。哀敬折獄，咸庶中正（當矜下民之犯法，敬斷獄之害人，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也）。其刑其罰，其審克之（其所刑，其所罰，其當審能之，無失中也）」。

《詩》

周南

關雎，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，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風，諷也，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，情動於衷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咏歌之，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，謂之音（發，猶見也。聲，謂宮商角徵羽。聲成文者，宮商上下相應也）。治世之音，安以樂，其政和。亂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國之音，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，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易俗，故詩有六義焉。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自誠，故曰風，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，雅者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（始者，王道興衰之所由也）。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變雅作矣。周南邵南，正始之道，

王化之基，是以關雎，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。是關雎之義也。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（興也。關關，和聲也。雎鳩，王雎也。鳥摯而有別，后妃悅樂君子之德，無不和諧，又不淫其色，若雎鳩之有別焉。然後可以風化天下，夫婦有別則父子親，父子親則君臣敬，君臣敬則朝廷正，朝廷正則王化成也）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（窈窕，幽閑也。淑，善也。仇，逌也。后妃有關雎之德，是幽閑貞專之善女，宜為君子仇逌也）。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（荇，接茶也。流，求也。后妃有關雎之德，乃能供荇菜，備庶物，以事宗廟也。左右助之，言三夫人九嬪以下，皆樂后妃之事也），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（寤，覺也。寐，寢也。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，欲與之共己職）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（服，事也。求賢女而不得，覺寐則思己職事，當與誰共之也）。悠哉悠哉，展轉反側（悠，思也。言己誠思之也。臥而不周曰展也）。

卷耳，后妃之志也。又當輔佐君子，求賢審官，知臣下之勤勞，內有進賢之志，而無險詖私謁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於憂勤（謁，請也）。

采采卷耳，不盈傾筐（憂者之興也。采采，事采之也。卷耳，苓耳也。傾筐，畚屬也，易盈之器也。器之易盈而不盈者，志在輔佐君子，憂思深也）。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（懷，思也。寘，置也。行，列也。思君子官賢人，置之周之列位也。周之列位，謂朝廷之臣也）。

《邵南》

甘棠，美邵伯也。邵伯之教，明于南國（邵伯，姬姓，名奭，作上公，為二伯）。

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邵伯所芟（蔽芾，小貌。甘棠，杜也。芟，草舍也。邵伯聽男女之訟，不重煩勞百姓，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。國人被其德，悅其化，敬其樹也）。

何彼穠矣，美王姬也。雖則王姬，亦下嫁於諸侯，車服不繫其夫，下王后一等，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。

何彼穠矣，唐棣之華（興也。穠，猶戎戎也。唐棣，移也。云何乎彼戎戎者，乃移之華。興者，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也）。曷弗肅雍，王姬之車（肅，敬也。雍，和也。曷，何也。之，往也。何不敬和乎。王姬往乘車，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矣）。

《鄘風》

柏舟，言仁而不遇也。衛頃公時，仁人不遇，小人在側。

泛彼栢舟，亦泛其流（興也。泛泛，流貌也。柏木所以宜為舟也。泛其流，不以濟渡也。舟，載渡物也。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。興者，喻仁人不用，與羣小人並列，亦猶是也）。耿耿不寐，如有隱憂（耿耿，猶徹徹也。隱，痛也。仁人既不遇，憂在見侵害也）。憂心悄悄，愠於羣小（悄悄，憂貌也。愠，怒也）。覲閔既多，受侮不少（閔，病也）。

俗傷敗焉。谷風，刺夫婦失道也。衛人化其上，淫於新婚，而弃其舊室，夫婦離絕，國

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（興也。習習，和舒之貌。東風，言之谷風，陰陽和而谷風至，夫婦和則室家成也）。黽勉同心，不宜有怒（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。所以黽勉者，以為見譴怒，非夫婦之宜也）。采芣采芣，無以下體（芣，蘋也。蘋，菲，芴也。下體，根莖也。二菜皆上下可食，然而其根有美時，有惡時，采之者不可以根惡之時，并弃其葉，喻夫婦以禮義合，以顏色親，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）。德音莫違，及爾同死（莫，無也。及，與也。夫婦之言，無相違者，則可長相與處至死，顏色斯須之有也）。

《鄘風》

相鼠，刺無禮也。衛文公能正其羣臣，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。

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（相，視也。儀，威儀也。視鼠有皮，雖居高顯之處，偷食苟得，不知廉耻，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）。人而無儀，不死胡為（人以有威儀為貴，今反無之，傷化敗俗，不如其死無所害也）。相鼠有體，人而無禮（體，支體也）。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。

干旄，美好善也。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，賢者樂告以善道也（賢者，時處士也）。

子子干旄，在浚之郊（子子，干旄貌。注旄於干首，大夫之旗也。浚，衛邑，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，卿大夫好善者也）。素絲紕之，良馬四之（紕，所以織組也。總紕於此，成文於彼，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）。彼姝者子，何以畀之（姝，順貌。畀，與。時賢者既悅此大夫有忠順之德，又欲以善道與之，誠愛厚之至焉）。

《衛風》

淇澳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聽規諫，以禮自防，故能入相于周，美而作是詩。

瞻彼淇澳，綠竹猗猗（興也。猗猗，美貌也。武公質美德盛，有康叔之餘烈也）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（斐，文章貌。治骨曰切，象曰磋，玉曰琢，石曰磨，道其學而成也。聽其規諫，以禮自修飾，如玉石之見琢磨）。

芄蘭，刺惠公也。驕而無禮，大夫刺之（惠公以幼童即位，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，但習威儀，不知為政以禮也）。

芄蘭之支（興也。芄蘭，草柔弱，恒延蔓於地，有所依緣則起。興者，喻幼穉之君，任用大臣，乃能成其政也）。童子佩觿（觿，所以解結，成人之佩也。人君治成人事，雖童子猶佩觿，以早成其德也）。雖則佩觿，能不我知（此幼稚之君，雖佩觿焉。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。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，所以見刺也）。

《王風》

葛藟，王族刺桓王也。周室道衰，棄其九族焉。

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滸（水涯曰滸。葛也藟也，生河之涯，得其潤澤，以長而不絕。興者，喻王之同姓，得王恩施以生長其子）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父（兄弟，族親也。王寡於恩施，今以遠弃族親矣。是我以他人為己父也）。

采葛，懼讒也（桓王之時，政事不明，臣無大小，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，故懼之也）。

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（興也。葛所以為絺紵也。事雖小，一日不見於君，憂懼於讒矣。興者，以采葛喻臣，以小事使出者也）。

《鄭風》

風雨，思君子也。亂世則思君子，不改其度焉。

風雨淒淒，鷄鳴喈喈（興也。風且雨，淒淒然，鷄猶守時而鳴，喈喈然。興者，喻君子雖居亂世，不改其節度也）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（夷，悅也。思而見之，云何不悅也）。

子衿，刺學校廢也。亂世則學校不修。
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（青衿，青領，學子之所服，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，已留彼去，故隨而思之）。縱我不往，子寧不嗣音（嗣，續也。汝曾不傳聲問我，我以恩責其忘己也）。

《齊風》

鷄鳴，思賢妃也。哀公荒淫怠慢，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。

雞既鳴矣，朝既盈矣（雞鳴朝盈，夫人也，君也，可以起之常禮也）。匪雞則鳴，蒼蠅之聲（夫人以蠅聲為雞鳴，則以作早於常時，敬也）。

甫田，大夫刺襄公也。無禮義而求大功，不修其德而求諸侯，志大心勞，所以求者非其道也。

無田甫田，維莠騫騫（興也。甫，大也。大田過度而無人功，終不能獲。興者，喻人君欲立功致治，必勤身修德，積小以成高大也）。無思遠人，勞心怱怱（怱怱，憂勞，此言無德而求諸侯，徒勞其心怱怱然）。

《魏風》

伐檀，刺貪也。在位貪鄙，無功而受祿，君子不得進仕爾。

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漣漪（伐檀以俟世用，若俟河水清且漣漪，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）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！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懸貍兮（一夫之居曰廛。貍，獸名也）！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（素，空。彼君子者，斥伐檀之人，仕有功，乃肯受祿）。

碩鼠，刺重斂也。國人刺其君之重斂，蠶食於民，不修其政，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黍，三歲貫汝，莫我肯顧（碩，大也。大鼠大鼠者，斥其君。汝無復食我黍，疾其君稅斂之多，我事汝已三歲矣。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，又疾其不修德政）。逝將去汝，適彼樂土（往矣將去汝，與之訣別之辭。樂土，有德之國也）。

《唐風》

杖杜，刺時也。君不能親其宗族，骨肉離散，獨居而無兄弟，將為沃所并爾。有杜之杜，其葉滑滑（興也。杖，特生貌。杜，赤棠也。滑滑，枝葉不相次比之貌）。獨行踽踽，豈無他人，不如我同父（踽踽，無所親也。他人，謂異姓也。言昭公遠其宗族，獨行國中，踽踽然，此豈無異姓之臣乎。顧恩不如同姓之親親耳）。

《秦風》

晨風，刺康公也。忘穆公之業，始棄其賢臣焉。

馱彼晨風，鬱彼北林（興也。馱，疾飛貌也。晨風，鷓也。鬱，積也。先君招賢人，賢人歸往之，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也）。未見君子，憂心欽欽（言穆公始未見君子之時，思望而憂，欽欽然也）。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（此言穆公之意，責康公如何乎如何乎。汝忘我之事，實多大也）。

渭陽，康公念母也。康公之母，晉獻公之女，文公遭嬖姬之難，未反而秦姬卒，穆公納文公，康公時為太子，贈送文公於渭之陽，念母之不見也。我見舅氏，如母存焉。及其即位，思而作是詩也。

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陽（渭，水名也）。何以贈之，路車乘黃（贈，送也。乘黃，駟馬皆黃也）。我送舅氏，悠悠我思，何以贈之，瓊瑰玉佩（瓊瑰，美石而次玉者也）。

權輿，刺康公也。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，有始而無終也。

於我乎。夏屋渠渠（夏，大也。屋，具也。渠渠，猶勤勤也。言君始於我厚，設禮食大具以食我，其意勤勤然）。今也每食無餘（此言君今遇我薄，其食我裁足也）。于嗟乎！不承權輿（承，繼也。權輿，始也）。

《曹風》

蜉蝣，刺奢也。昭公國小而迫，無法以自守，好奢而任小人，將無所依焉。蜉蝣之羽，衣裳楚楚（興也。蜉蝣，渠略也，朝生夕死，猶有羽翼以自修飾。楚楚，鮮明貌。興者，喻昭公之朝，其羣臣皆小人也。徒整飾其衣裳，不知國將迫脇，君臣死亡之無日，如渠略然也）。心之憂矣，於我歸處（歸，依歸也。君當於何依歸，言有危亡之難，將無所就往也）。

候人，刺近小人也。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。

彼候人兮，荷戈與祿（候人，道路送迎賓客者也。荷，揭也。祿，殳也。言賢者之官，不過候人也）。彼其之子，三百赤芾（芾，韞也。大夫以上，赤芾乘軒。之子，是子也。佩赤芾者三百人）。

《小雅》

鹿鳴，燕羣臣嘉賓也。既飲食之，又實幣帛筐篚，以將其厚意，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。

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（興也。苹，大萍也。鹿得苹草，呦呦然鳴而相呼，懇誠發于中，以興嘉樂賓客，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）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，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將（筐，篚屬，所以行幣帛也。承猶奉也）。

皇皇者華，君遣使臣也。送之以禮樂，言遠而有光華也（言臣出使，能揚君之美，以延其譽於四方，則為不辱君命也）。

皇皇者華，于彼原隰（皇皇，猶煌煌也。忠臣奉使，能光君命，無遠無近，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矣。無遠無近，惟所之則然也）。駉駉征夫，每懷靡及（駉駉，衆多之貌也。征夫，行人也。衆行夫既受君命，當速行，每人懷其私，相稽留，則於王事將無所及也）。

常棣，燕兄弟也。閔管蔡之失道，故作常棣焉（周公弔二叔之不咸，而使兄弟之恩疏，召公為作是詩而歌之以親之）。

常棣之華，萼不煒煒（承華者曰萼，不當作跗，跗，萼足也。萼足得華之光明，煒煒然也。興者，喻弟以敬事兄，兄以榮覆弟，恩義之顯，亦煒煒然也）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（人之恩親，無如兄弟之最厚）。鶉鴒在原，兄弟急難（鶉鴒，雍渠也。飛則鳴，行則搖，不能自舍爾。急難，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矣）。

每有良朋，况也永歎（况，茲也。永，長也。每，雖也。良，善也。當急難之時，雖有善同門來，茲對之長歎而已）。兄弟鬩于牆，外禦其侮（鬩，狠也。禦，禁也。兄弟雖內鬩，外猶禦侮也）。

伐木，燕朋友故舊也。自天子以下，至于庶人，未有不須友以成者，親親以睦，友賢不棄，不遺故舊，則民德歸厚矣。

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（丁丁嚶嚶，相切直也。言昔日未居位，與友生於山巖伐木，為勤苦之事，猶以道德相切正也。嚶嚶，兩鳥聲也。其鳴之志，似於有朋友道然，故連言之）。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（遷，徙也。謂嚶時之鳥，出從深谷，今移處高木也）。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（君子雖遷處於高位，不可以忘其朋友也）。相彼鳥矣，猶求友聲，矧伊人矣，不求友生（矧，况也。相，視也。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，况是人乎，可不求乎）。

天保，下報上也。君能下下，以成其政，則臣亦歸美，以報其上焉。

天保定爾，俾爾戩穀，罄無不宜，受天百祿（保，安也。爾，汝也。戩，福也。穀，祿也。罄，盡也。天使汝所福祿之人，謂羣臣也。其舉事盡得其宜，受天之多福祿）。如月之恒，如日之昇（恒，弦也。昇，出也。言俱進也。月上弦而就盈，日始出而就明也）。如南山之壽，不騫不崩（騫，虧）。如松柏之茂，無不爾或承（或之言有也。如松柏之枝葉，常茂盛，青青相承，無衰落也）。

南山有臺，樂得賢也。得賢者，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（人君得賢者，則其德廣大堅固，如山之有基趾也）。

南山有臺，北山有萊（臺，夫須也。興者，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，成其高大，喻人君有賢臣自以尊顯也）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（基，本也。只之言是也。人君既得賢者，置之於位，又尊敬以禮樂樂之，則能為國家之本也）。

蓼蕭，澤及四海也。

蓼彼蕭斯，零露漙兮（興也。蓼，長大貌。蕭，蒿也。漙漙然，蕭上露貌。興者，蕭，香物之微者，喻四海之諸侯，亦國君之賤者。露，天所以潤萬物，喻王者恩澤，不為遠國則不及之）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寫兮（既見君子者，遠國之君，朝見於天子也。我心寫者，舒其情意，無留恨者）。燕笑語兮，是以有譽處兮（天子與之燕而咲語，則遠國之君，各得其所，是以稱揚德美，使聲譽常處天子也）。

湛露，天子燕諸侯也。

湛湛露斯，匪陽不晞（晞，乾也。露雖湛湛然，見陽則乾。興者，露之在物湛湛然，使物柯葉低垂，喻諸侯受燕爵，其威儀有似醉之貌，唯天子賜爵，則自變肅敬承命，有似露見日而晞也）。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（厭厭，安也）。

六月，宣王北伐也。鹿鳴廢，則和樂缺矣。四牡廢，則君臣缺矣。皇皇者華廢，則忠信缺矣。常棣廢，則兄弟缺矣。伐木廢，則朋友缺矣。天保廢，則福祿缺矣。采芾廢，則徵伐缺矣。出車廢，則功力缺矣。杕杜廢，則師衆缺矣。魚麗

廢，則法度缺矣。南陔廢，則孝友缺矣。白華廢，則廉耻缺矣。華黍廢，則畜積缺矣。由庚廢，則陰陽失其道理矣。南有嘉魚廢，則賢者不安，下民不得其所矣。崇丘廢，則萬物不遂矣。南山有臺廢，則為國之基墜矣。由儀廢，則萬物失其道理矣。蓼蕭廢，則恩澤乖矣。湛露廢，則萬國離矣。彤弓廢，則諸夏衰矣。菁菁者莪廢，則無禮儀矣。小雅盡廢，則四夷交侵，中國微矣。

六月棲棲，戎車既飭（棲棲，簡閱貌。飭，正也。記六月者，盛夏出兵，明其急也）。玁狁孔熾，我是用急（熾，盛也。孔，甚也。此序吉甫之意也。北狄來侵甚熾，故王以是急遣我也）。

車攻，宣王復古也。宣王能內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復文武之境土，修車馬，備器械，復會諸侯於東都，因田獵而選車徒焉（東都，王城）。

我車既攻，我馬既同（攻，堅也。同，齊也）。四牡龐龐，駕言徂東（龐龐，充實。東，雒邑也）。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（言不謹謹也）。之子于征，有聞無聲（有善聞而無謹謹）。

鴻鴈，美宣王也。萬民離散，不安其居，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，至乎鰥寡，無不得其所焉（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，而興復先王之道，以安集衆民為始）。

鴻鴈于飛，集于中澤（中澤，澤中。鴻鴈之性，安居澤中，今飛而又集于澤之中，猶民去其居而離散，今見還定安集之也）。之子于垣，百堵皆作（侯伯卿

士又於壞滅之國，徵民起屋舍，築牆壁，百堵同時起，言趨事也。雖則劬勞，其究安宅（此勸萬民之辭，汝今雖病勞，終有所安居也）。

白駒，大夫刺宣王也（刺其不能留賢也）。

皎皎白駒，食我場苗，繫之維之，以永今朝（宣王之末，不能用賢，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。繫，絆也。維，繫也。永，久也。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，使食我場中之苗，我則絆之繫之，以久今朝，愛之欲留也）。所謂伊人，於焉逍遙（乘白駒而去之賢人，今於何游息乎。思之甚矣）。

節南山，家父刺幽王也（家父字，周大夫也）。

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（興也。節，高峻貌。巖巖，積石貌。興者，喻三公之位，人所尊嚴也）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（師，大師，周之三公，尹氏為大師。具，俱也。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，天下之民，俱視汝之所為也）。國既卒斬，何用不監（卒，盡也。斬，斷也。監，視也。天下之諸侯，日相侵伐，其國已盡絕滅，汝何用為職，不監察之）。

正月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正月繁霜，我心憂傷（正月，夏之四月也。繁，多也。夏之四月霜多，急恒寒若之異，傷害萬物，故我心為之憂傷也）。民之訛言，亦孔之將（將，大也。訛，偽也。人以偽言相陷人，使王行酷暴之刑，致此災異，故言甚大）。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，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躋（局，曲也。躋，累足也。此民疾苦王政，

上下皆可畏之言也。哀今之人，胡為虺蜴（虺蜴之性，見人則走，哀哉！今之人，何為如是，傷時政也）。燎之方揚，寧或威之（威之以水也。燎之方盛之時，炎熾燄怒，寧有能滅息之者乎，言無有也。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）。赫赫宗周，褒姒威之（宗周，鎬京也。褒，國名也。姒，姓也。威，滅也。有褒之女，幽王惑焉而以為后，詩人知其必滅周也）。

十月之交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，日有蝕之，亦孔之醜（之交，日月之交會也。醜，惡也。周十月，夏之八月也。日食，陰侵陽，臣侵君之象也。日為君，辰為臣。辛，金也。卯，木也。又以卯侵辛，故甚惡之）。彼月而蝕，則維其常，此日而蝕，于何不臧（臧，善也）。百川沸騰，山冢峩崩（沸，出也。騰，乘也。山頂曰冢。峩者，崔嵬也。百川沸出，相乘凌者，由貴小人也。山頂崔嵬者崩，喻君道壞也）。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（言君子居下，小人處上也）。哀今之人，胡憯莫懲（憯，曾也。變異如此，禍亂方至，哀哉。今在位之人，何曾無以道德止之）。黽勉從事，不敢告勞（詩人賢者見時如是，自勉以從王事，雖勞不敢自謂勞，畏刑罰也）。無罪無辜，讒口訶訶（訶訶，衆多貌也。時人非有辜罪，其被讒口見椽譖，囂囂然）。

小旻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謀臧不從，不臧覆用（臧，善也。謀之善者不從之，其不善者，反用之）。我龜既厭，不我告猶（猶，圖也。卜筮數而瀆龜，龜靈厭之，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）。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（集，就也。謀事者衆多而非賢者，是非相奪，莫適可從，故所為不成也）。發言盈庭，誰敢執其咎（謀事者衆，諷諷滿庭，而無能決當是非，事若不成，誰云已當受其咎責者，言小人爭智而讓過）。如彼築室于道謀，是用不潰于成（潰，遂也。如當路築室，得人而與之謀所為，路人之意不同，故不得遂成也）。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（馮，凌也。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，而無知當畏慎小人，能危亡已也）。

小宛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温温恭人（温温，和柔貌），如集于木（恐墜也）。惴惴小心，如臨于谷（恐隕）。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（衰亂之世，賢人君子雖無罪，猶恐懼也）。

小弁，刺幽王也。

太子之傳作焉。踧踧周道，鞠為茂草（踧踧，平易貌。周道，周室之通道也。鞠，窮也）。我心憂傷，惄焉如擣，假寐永歎，維憂用老，心之憂矣。疢如疾首（惄，思也。擣，心疾也。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。疢，猶病也）。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（父之所樹，已尚不敢不恭敬也）。靡瞻匪父，靡依匪母，不屬于毛，不離于裏（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，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，今我太子獨不受父之皮膚之氣乎，不處母之胞胎乎。何曾無恩於我也）。無逝我梁，無發我筍

（逝，之也。之人梁，發人筇，此必有盜魚之罪，以言褒姒以淫色來嬖於王，盜我太子母子之寵也）。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（念父孝也。念父孝者，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，我死之後，懼復有被讒者，無如之何，故自決云，身尚不能得自容，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乎）。

巧言，刺幽王也。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。

亂之初生，僭始既涵（僭，不信也。涵，同也。王之初生亂萌，羣臣之言，信與不信，盡同之不別）。亂之又生，君子信讒（君子，斥在位者，信讒人言，是復亂之所生）。君子信盜，亂是用暴（盜謂小人）。盜言孔甘，亂是用餒（餒，進也）。

巷伯，刺幽王也。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（巷伯，奄官。寺人，內小臣）。

萋兮斐兮，成是貝錦（興也。萋斐，文章貌。貝錦，錦文。興者，喻讒人集作已過，以成於罪，猶女工之集采色成錦文也）。彼譖人者，亦已太甚（太甚者，謂使已得重罪）。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，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（北方，寒涼而不毛也），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（昊，昊天也。與昊天使制其罪也）。

谷風，刺幽王也。天下俗薄，朋友道絕焉。

習習谷風，維風及雨（興也。風雨相感，朋友相須，風而有雨則潤澤行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）。將恐將懼，維予與汝（將，且也。恐懼，喻遭厄難也）。

將安將樂，汝轉棄予（汝今已志達而安樂，而弃恩忘舊，薄之甚也）。忘我大德，思我小怨（大德，切嗟以道，相成之謂也）。

蓼莪，刺幽王也。民人勞苦，孝子不得終養爾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（興也。蓼蓼，長大貌也。莪已蓼蓼長大，我視之反謂之蒿。興者，喻憂思心不精識其事也）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（哀哀者，恨不得終養父母，報其生長己之苦也）。無父何怙，無母何恃，出則啣恤，入則靡至（恤，憂也。孝子之心，怙恃父母，依依然，以為不可斯須無也。出門則思之憂，旋入門又不見，如入無所至也）。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（鞠，養也。顧，旋視也。復，反覆也。腹，懷抱）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（之，猶是也。我欲報父母是德，昊天乎我心無極也）。

北山，大夫刺幽王也。役使不均，己勞於從事，而不得養其父母焉。

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（此言王之土地廣大矣。王之臣又衆矣。何求而不得，何使而不行乎）。大夫不均，我從事獨賢（賢，勞也）。或燕燕以居息（燕燕，安息貌也），或盡瘁以事國（盡力勞病，以從國事），或息偃在床，或不已于行（不已，猶不止也），或棲遲偃仰，或王事鞅掌（鞅，猶荷也。掌，謂捧持之也。負荷捧持以趨走，言促遽也），或耽樂飲酒，或慘慘畏咎（咎，猶罪過）。

青蠅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營營青蠅，止于樊（興也。營營，往來貌。樊，藩也。興者，蠅之為蟲，污白使黑，污黑使白，喻讒佞之人，變亂善惡也。止於藩，欲外之令遠物也）。愷悌君子，無信讒言（愷悌，樂易也）。營營青蠅，止于棘，讒人罔極，交亂四國（極，猶已也）。

賓之初筵，衛武公刺時也。幽王荒廢，媒近小人，飲酒無度，天下化之，君臣上下，沈湎淫液，武公既入，而作是詩也（淫液者，飲酒時情態也。言武公入者，人為王卿士也）。

賓之初筵，温温其恭（温温，和柔也）。其未醉止，威儀反反，曰既醉止，威儀幡幡，舍其坐遷，屢舞僊僊（反反，言重慎也。幡幡，失威儀也。仙仙，僂也。此言賓初即筵之時，自勅戒以禮，至於旅酬，而小人之態出也）。賓既醉止，載號載呶，亂我籩豆，屢舞僊僊，是曰既醉，不知其郵，側弁之俄，屢舞傴傴（號呶，號呼謹呶也。僊僊，僂不能自正也。傴傴，不止也。郵，過也。側，傾也。俄，傾貌也）。

采菽，刺幽王也。侮慢諸侯，諸侯來朝，不能錫命以禮，數徵會之而無信義，君子見徵而思古焉。

采菽采菽，筐之筥之（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）。君子來朝，何錫與之，雖無與之，路車乘馬（君子，謂諸侯也。賜諸侯以車馬，言雖無與之，尚以為薄也）。

角弓，父兄刺幽王也。不親九族而好讒佞，骨肉相怨，故作是詩也。

駢駢角弓，翩其反矣（興也。駢駢，調和也。不善繼繫巧用，則翩然而反。興者，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，則使之多怨心）。兄弟婚姻，無胥遠矣（胥，相也。骨肉之親，當相親無相疏遠，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，易以成怨也）。爾之遠矣，民胥然矣。爾之教矣，民胥效矣（爾，汝，爾幽王也。胥，皆也。言王汝不親骨肉，則天下之人皆如斯。汝之教令無善無惡，所尚者，天下之人皆學之，言上之化下，不可不慎也）。

菀柳，刺幽王也。暴虐而刑罰不中，諸侯皆不欲朝，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。有菀者柳，不尚息焉（尚，庶幾也。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，行路之人，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。興者，喻王有盛德，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。憂今不然也）。俾予靖之，後予極焉（靖，謀也。俾，使也。極，誅也。假使我朝王，王留我，使我謀政事，王信讒，不察功考績，後反誅放我，是言王刑罰不中，不可朝事）。

隰桑，刺幽王也。小人在位，君子在野，思見君子，盡心以事之也。

隰桑有阿，其葉有難（隰中之桑，枝條阿然長美，其葉又茂盛，可以庇蔭人。興者，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，有覆養之德也）。既見君子，其樂如何（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，我喜樂無度也）。心乎愛矣。遐不謂矣。中心臧之，何日忘之（遐，遠也。謂，勤也。臧，善也。我心愛此君子，雖遠在野，豈能不勤思之乎。我心善此君子，又誠不能忘也）。

白華，周人刺幽后也。幽王娶申女以為后，又得褒姒而黜申后，故下國化之，以妾為妻，以孽代宗，而王弗能治（申，姜姓之國。孽，支庶也。宗，適子也。王不能治，己不正故也）。

英英白雲，露彼菅茅（英英，白雲貌。白雲下露，養彼可以為菅之茅，使與白華之菅，可相亂易，猶天之下妖氣生褒姒，使申后見黜也）。天步艱難，之子不猶（步，行也。猶，圖也。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。王不圖其變之所由，昔夏之衰，有二龍之妖，卜藏其棗，周厲王發而觀之，化為玄龜，童女遇之，當宣王之時而生女，懼而弃之，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，幽王嬖之，是謂褒姒）。鼓鐘于宮，聲聞于外（王失禮於內，而下國聞知而化之，王弗能治，如鳴鐘鼓於宮中，而欲使外人不聞，亦不可得也）。念子懔懔，視我邁邁（邁邁，不悅也。言申后之忠於王也。念之懔懔然，欲諫正之，王反不悅於其所言）。

何草不黃，下國刺幽王也。四夷交侵，中國背叛，用兵不息，視民如禽獸，君子憂之，故作是詩也。

何草不黃，何日不行（用兵不息，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，至歲晚矣。何草而不黃乎。草皆黃矣，於是間將率何日不行乎。言常行勞苦甚也）。何人不將，經營四方（言萬民無不從役者也）。匪兇匪虎，率彼曠野（兇虎，野獸也。曠，空也。兇虎者，以比戰士也）。哀我征夫，朝夕不暇。

《大雅》

文王，文王受命作周也（受命，受天命而王天下，制立周邦）。

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（在上，在民上也。於，歎辭也。昭，見。文王初為西伯，有功於民，其德著見於天，故天命之以為王也）。周雖舊邦，其命惟新（乃新在文王也）。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（濟濟，多威儀也）。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，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（麗，數也。商之孫子，其數不徒億，多言之也。至天已命文王之後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，言衆之不如德也）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（則見天命之無常也。無常者，善則就之，惡則去之）。殷士膚敏，裸將于京（殷士，殷侯也。膚，美也。敏，疾也。裸，灌鬯也。將，行也。殷之臣壯美而敏，來助周祭也）。

大明，文王有明德，故天復命武王也（二聖相承，其明德日廣大，故曰大明也）。

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（明明，察也。文王之德，明明在於下，故赫赫然著見於天）。天難忱斯，不易維王，天位殷嫡，使不挾四方（忱，信也。挾，達也。天意難信矣。不可改易者，天子也。今紂居王位，而又殷之正嫡，以其為惡，乃絕弃之，使教令不行於四方，四方共叛之，是天命無常，唯德是與耳）。維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，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國（回，違也。小心翼翼，恭慎貌也。聿，述也。懷，思也。方國，四方來附者也）。

思齊，文王所以聖也（言其非但天性，德有所由成也）。

思齊大任，文王之母，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婦（齊，莊也。媚，愛也。周姜，大姜。京室，王室也。常思莊敬者太任也。乃為文王之母，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，以為京室之婦，言其德行純備，以生聖子）。大妣嗣徽音，則百斯男（大妣，文王之妃也。大妣十子，衆妾則宜百子也。徽，美也。嗣大任之美音，謂續行其善教令）。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（刑，法也。寡妻，寡有之妻，言賢也。御，治也。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，至于其宗族，以此又能為政治於家邦）。靈臺，民始附也。文王受命，而民樂其有靈德，以及鳥獸昆蟲焉（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，立靈臺也）。

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（文王應天命，度始靈臺之基趾，營表其位，衆民則築作，不設期日而成之，言說文王之德，勸其事，忘己勞也）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（亟，急也。經始靈臺之基趾，非有急成之意，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）。

行葦，忠厚也。周家忠厚，仁及草木，故能內睦於九族，外尊事黃耆，養老乞言，以成其福祿焉（乞言，從求善言，可以為政者也）。

敦彼行葦，羊牛勿踐履，方苞方體，維葉泥泥（敦，聚貌也。行，道也。葉初生，泥泥然。苞，茂也。體，成形也。敦敦然道旁之葦，牧羊牛者無使蹈履折傷之，草物方茂盛，以其終將為人用，故周之先王，為此愛之，況於其人乎）。

黃耆台背，以引以掖（台之言鮒也。大老，則背有鮒文也。既告老人，及其來也。以禮引之，以禮掖之，在其前曰引，在其旁曰掖也）。壽考維祺，以介景福（祺，吉。介，助也。養老人而得吉，所以助大福也）。

假樂，嘉成王也。

假樂君子，顯顯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（假，嘉也。宜民宜人，宜安民，宜官人也。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，安民官人，皆得其宜，以受福祿於天也）。千祿百福，子孫千億，穆穆皇皇，宜君宜王（宜君王天下也。干，求也。成王行顯顯之令德，求祿得百福，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，得祿千億，故或為諸侯，或為天子，言皆相勗以道也）。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（愆，過也。率，循也。成王之令德，不過誤，不遺失，循用舊典之文章，謂周公之禮法）。

民勞，召穆公刺厲王也。

民亦勞止，汙可小康，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（汙，幾也。康綏，皆安也。惠，愛也。今周民疲勞矣。王幾可小安之乎。愛此京師之人，以安天下。京師者，諸夏之根本也）。

板，凡伯刺厲王也。

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瘁，出話不然，為猶不遠（板，反也。上帝以稱王者。瘁，病也。話，善言也。猶，謀也。王為政，反先王與天之道，天下民盡瘁，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。以此為謀，不能遠圖，不知禍之將至也）。猶之不遠，是用大諫

（王之謀，不能圖遠，用是故我大諫王也）。介人維藩，太師維垣，大邦維屏，太宗維翰（介，善也。藩，屏也。垣，牆也。翰，幹也。太師，三公也。大邦，成國諸侯也。太宗，王之同姓世嫡子也。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，為輔弼，無疏遠之也）。懷德維寧，宗子維城，無俾城壞，無獨斯畏（懷，和也。斯，離也。和汝德，無行酷暴之政，以安汝國，以是為宗子之城，使免於難，宗子城壞，則乖離而汝獨居而畏矣。宗子，適子也）。

蕩，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。厲王無道，天下蕩蕩，無綱紀文章，故作是詩也。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（上帝，以托君王也。辟，君也。蕩蕩，言法度廢壞之貌也。厲王乃以此居人上，為天下之君，言其無可則像之甚也）。疾威上帝，其命多僻（疾，病人矣。威，罪人矣。疾病人者，重賦斂也。威罪人者，峻刑法也。其政教又多邪僻，不由舊章也）。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諶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（天之生此衆民，其教道之，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。今則不然，民始皆庶幾於善道，後更化於惡俗也）。既愆爾止，靡明靡晦，式號式呼，俾晝作夜（使晝為夜也。愆，過也。汝既過於沈湎矣，又不為明晦有止息也。醉則號呼相效，用晝日作夜，不視政事也）。文王曰「咨咨汝殷商，匪上帝不時，殷不用舊（此言紂之亂，非其生不得其時，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也）。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（老成人，謂若伊尹、伊陟、臣扈之屬也。雖無此臣，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）。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（莫，無也。朝廷君臣皆任喜怒，曾無用典刑治事者，以至誅滅也）。

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（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。近在夏后之世，謂湯誅桀也。後武王誅紂，今之王何以不用為戒乎）。

抑，衛武公刺厲王也，亦以自警也。

無兢維人，四方其訓之，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（無競，競也。訓，教也。覺，直也。競，強也。人君為政，無強於得賢人，得賢人，則天下教化於其俗，有大德行，則天下順從其政，言在上所以倡道之）。敬慎威儀，維民之則（則，法也）。慎爾出話，敬爾威儀，無不柔嘉（話，善言也。謂教令也）。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，不可為（玷，缺也。斯，此也。玉之玷缺尚可磨鑿而平，人君政教一失，誰能反復之也）。

桑柔，芮伯刺厲王也（芮伯，王卿士也）。

憂心殷殷，念我土宇，我生不辰，逢天憚怒，自西徂東，靡所定處（宇，居也。憚，厚也。此士卒從軍，久不息，勞苦自傷之言也）。人亦有言，進退維谷（谷，窮也。前無明君，却迫罪役，故窮也）。維此良人，弗求弗迪，維彼忍心，是顧是復（迪，進也。良，善也。國有善人，王不求索，不進用之，有忍為惡之心者，王反顧念而重複之，言其忽賢者，愛小人也）。大風有隧，貪人敗類，聽言則對，誦言如醉（類，猶等夷也。貪惡之人，見道聽之言，則應答之，見誦詩書之言，則眠臥如醉，君居上位而行如此，人或效之也）。

雲漢，仍叔美宣王也。宣王承厲王之烈，內有撥亂之志，遇災而懼，側身修行，欲消去之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，百姓見憂，故作是詩也（仍叔，周大夫也）。

倬彼雲漢，昭回于天（雲漢，謂天河也。昭，光也。倬然，天河水氣也。精光轉運於天，時旱渴雨，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也）。王曰「於乎！何辜，今之人，天降喪亂，飢饉薦臻（薦，重也。臻，至也。辜，罪也。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，今時天下之人，天仍下旱災，亡亂之道，飢饉之害，復重至也）。靡神不舉，靡愛斯牲，圭璧既卒，寧莫我聽（靡莫，皆無也。言王為旱之故，求於羣神，無不祭也，無所愛於三牲也。禮神之圭璧，又已盡矣。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者與）」。

崧高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天下復平，能建國親諸侯，褒賞申伯焉（尹吉甫、申伯，皆周之卿士也）。

維嶽降神，生甫及申，維申及甫，維周之翰（翰，幹也。申，申伯也。甫，甫侯也。皆以賢知人為周之楨幹之臣也）。申伯之德，柔惠且直，揉此萬邦，聞于四國（揉，順也。四國，猶言四方也）。

烝民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任賢使能，周室中興焉。

天生烝民，好是懿德（天之生衆民，莫不好有美德之人也）。天監有周，昭假于下，保茲天子，生仲山甫（監，視也。假，至也。天視周室之政教，其光明乃至於下，謂及於衆民也。天安愛此天子宣王，故生仲山甫使佐也）。仲山甫之

德，柔嘉維則，令儀令色，小心翼翼（嘉，美也。令，善也。善威儀，善顏色，容貌翼翼然，恭敬也）。肅肅王命，仲山甫將之，邦國若否，仲山甫明之（將，行也。若，順也。順否猶臧否，謂善惡也）。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（夙，早也。匪，非也。一人，斥天子也）。人亦有言，柔則茹之，剛則吐之，維仲山甫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，不侮鰥寡，不畏強御，人亦有言，德輶如毛，民鮮克舉之，我儀圖之（輶，輕也。儀，疋也。人之言云，德甚輕，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，言政事易耳，人不能行者，無其志也。我與倫疋圖之而未能為也）。維仲山甫舉之（仲山甫能獨舉是德而行之）。衰職有闕，維仲山甫補之（王之職有缺，輒能補之者，仲山甫也）。

瞻仰，凡伯刺幽王大壞也。

瞻仰昊天，降此大厲（昊天，斥王也。厲，惡也）。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（瘵，病也）。人有土田，汝反有之，人有民人，汝覆奪之（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也。覆猶反也）。此宜無罪，汝反收之，彼宜有罪，汝覆說之（收，拘收也。說，放赦也）。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（哲，謂多謀慮也。城，猶國也）。懿厥哲婦，為梟為鴟（懿，有所痛傷之聲也。梟鴟，惡聲之鳥也。喻褒姒之言無善也）。婦有長舌，維厲之階，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，匪教匪誨，時維婦寺（寺，近也。長舌，喻多言語也。今王之有此亂政，非從天而下，但從婦人出耳，又非有人教王為亂，語王為惡者，是維近愛婦人，用其言，是故致亂也）。如賈三倍，

君子是識，婦無公事，休其蠶織（婦人無與外政，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。識，知也。賈而有三倍之利者，小人所宜知也。而君子反知之，非其宜也。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紵之事，而與朝廷之事，其為非宜，亦猶是也）。不弔不祥，威儀不類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（弔，至也。王之為政，德不能至於天矣。不能致徵祥於神矣。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。賢人皆言奔亡，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病也）。

《周頌》

清廟，祀文王也。周公既成雒邑，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焉（清廟者，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。謂祭文王也。天德清明，文王象也。故祭之而歌此詩也）。

於穆清廟，肅雍顯相（於，歎之辭也。穆，美也。肅，敬也。雍，和。相，助也。顯，光也。於乎美哉。周公之祭清廟也。其禮敬且和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，來助祭之也）。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，對越在天（對，配也。越，於也。濟濟之衆士，皆執行文王之德，文王精神已在天矣。猶配順其素行，如生存焉）。

振鷺，二王之後來助祭也（二王，夏，殷也。其後，杞，宋也）。

振鷺于飛，于彼西雍，我客戾止，亦有斯容（興也。振，羣飛之貌也。鷺，白鳥也。雍，澤也。客，二王之後也。白鳥集於西雍之澤，言所集得其處也。興者，喻杞宋之君，有潔白之德，來助祭於周之廟，得禮之宜也。其至止亦有此容，言威儀之善，如鷺鳥然也）。

雍，禘太祖也（禘，大祭。太祖，謂文王）。

有來雍雍，至止肅肅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（相，助也。雍雍，和也。肅肅，敬也。有是來時雍雍然，既至而肅肅然者，乃助王禘祭，百辟與諸侯也。天子是時穆穆然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）。

有客，微子來見於祖廟也（微子代殷後，既受命，來朝見之也）。

有客有客，亦白其馬（殷，尚白也）。

敬之，羣臣進戒嗣王也。

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，命不易哉。無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監在茲（顯，光也。監，視也。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，故因此時戒之曰「敬之哉！敬之哉！天乃光明，去惡與善，其命吉凶，不變易也」。無謂天高又高在上，遠人而不畏也。天上下其事，謂轉運日月，施其所行，日視瞻近在此也）。

《魯頌》

闕宮，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也（宇，居）。

王曰叔父，建爾元子，俾侯于魯，大啓爾宇，為周室輔（王，成王也。元，首也。宇，居也。成王告周公，叔父我立汝首子，使為君於魯，謂欲封伯禽也，以為周公後也。大開汝居，以為周家輔，謂封以方七百里也）。乃命魯公，俾侯于東，賜之山川，土田附庸（既告周公，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，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，令專統之也）。

《商頌》

長發，大禘也（大禘，郊祭天也）。

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，昭假遲遲，上帝是祗，帝命式于九圍（不遲，言疾也。躋，升也。九圍，九州也。降，下也。假，暇也。祗，敬也。式，用也。湯之下士尊賢甚疾，其聖敬之德日進，然而能以其聰明，寬暇天下之人。遲遲然，言其急於己而緩於人也。天用是故愛敬之，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，言王之）。不兢不綌，不剛不柔，敷政優優，百祿是道（綌，急也。優優，和也。道，聚也）。

殷武，祀高宗也。

天命降監，下民有嚴，不僭不濫，不敢怠遑，命于下國，封建厥福（不僭不濫，賞不僭，刑不濫也。封，大也。遑，暇也。天命乃下視，下民有嚴顯之君，能明德慎罰，不敢怠惰，自暇於政事者，則命之於小國，以為天子，大立其福，謂命湯使由七十里，王天下也）。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極（商邑，京師也。極，中也。商邑之禮俗，翼翼然可則倣，乃四方之中正也）。

《春秋左氏傳中》

《宣公》

※二年

鄭公子歸生伐宋，宋華元禦之，將戰，華元殺羊食士，其御羊斟不與，及戰。曰「疇昔之羊，子為政（疇昔，猶前日也）。今日之事，我為政，與入鄭師，故敗」。

晉靈公不君（失君道），厚斂以雕牆（雕，畫也），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。宰夫胹熊蹯，不熟，殺之，寘諸畚，使婦人載以過朝（畚，筮屬），趙盾、士季患之，將諫。士季曰「諫而不入，則莫之繼也，會請先，不入則子繼之」，三進，及溜，而後視之（士季，隨會也。三進三伏，公不省而又前也。公知欲諫，故佯不視）。曰「吾知所過矣，將改之」。稽首而對曰「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詩曰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』，夫如是，則能補過者鮮矣。君能有終，則社稷之固也，豈唯羣臣賴之」，猶不改，宣子驟諫，公患之，使鋤麇賊之（鋤麇，力士）。晨往，寢門闢矣，盛服將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（不解衣冠而睡），麇退，嘆而言曰「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賊民之主，不忠。弃君之命，不信。有

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

一於此，不如死」，觸槐而死（槐，趙盾庭樹）。晉侯飲趙盾酒，伏甲將攻之，其右提彌明知之（右，車右），趨登曰「臣侍宴，過三爵，非禮」，遂扶以下，公嗾夫獒焉，明搏而殺之（獒，猛犬也）。盾曰「弃人用犬，雖猛何為（責公不養士，而更以犬為己用也）」，鬪且出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（穿，趙盾之從父昆弟子）。宣子未出山而復（晉境之山也）。盾出奔，聞公弑而還，大史書曰「趙盾殺其君」，以示於朝。宣子曰「不然」。對曰「子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討賊，非子而誰」。孔子曰「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（不隱盾之罪）」。趙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為法受惡（善其為法屈也）。

※三年

楚子伐陸渾之戎，遂至于雒，觀兵于周疆，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（王孫滿，周大夫），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（示欲逼周取天下也）。對曰「在德不在鼎，昔夏之方有德也（禹之世也）。遠方圖物（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），貢金九牧（使九州之牧貢金），鑄鼎象物（象所圖物），使民知神姦（圖鬼神百物之形，使民逆備之），故民入川澤山林，魑魅罔兩（魑，山神。魅，怪物。罔兩，水神也），莫能逢之（逢，遇），用能協于上下，以承天休（民無災害，則上下和而受天祐）。桀有昏德，鼎遷于商，商紂暴虐，鼎遷于周，德之休明，雖小，重（不可遷）。其姦回昏亂，雖大，輕也（言可移）。天祚明德，有所底止（底，致），周德雖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輕重，未可問也」。

※四年

楚子滅若敖氏，其孫箴尹克黃（箴尹，官名。克黃，子文孫也），使于齊，還及宋，聞亂。其人曰「不可以入矣」，箴尹曰「弃君之命，獨誰受之，君，天也。天可逃乎」，遂歸復命，自拘於司敗。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，曰「子文無後，何以勸善，使復其所」。

※十一年

楚子伐陳（十年，夏徵舒弑君也），謂陳人無動，將討於少西氏矣（少西，徵舒之祖，子夏之名）。遂入陳，殺夏徵舒，因縣陳（滅陳以為楚縣）。申叔時使於齊，反，復命而退，王使讓之曰「夏徵舒為不道，弑其君，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，諸侯縣公皆慶寡人（楚縣大夫皆僭稱公），汝獨不慶寡人，何故」？對曰「夏徵舒弑其君，其罪大矣。討而戮之，君之義也。抑人亦有言曰『牽牛以蹊人之田（抑，辭也。蹊，徑也），而奪之牛』，牽牛以蹊者，信有罪矣。而奪之牛，罰已重矣。諸侯之從也，曰討有罪也。今縣陳，貪其富也。以討召諸侯，而以貪歸之，無乃不可乎」？王曰「善哉！吾未之聞也。反之，可乎」？對曰「可哉！吾儕小人，所謂取諸其懷，而與之也」（叔時謙言，小人意淺，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，為愈於不還也）。乃復封陳。

※十二年

晉師救鄭，及河，聞鄭既及楚平，桓子欲還（桓子，林父），隨武子曰「善（武子，士會也）！會聞用師，觀豐而動（豐，罪也），德刑政事典禮不易，不可敵也。楚君討鄭，怒其貳，而哀其卑，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刑成矣。伐叛，刑也，柔服，德也，二者立矣。昔歲入陳（討徵舒），今茲入鄭，民不罷勞，君無怨讟（讟，謗也），政有經矣（經，常也）。商農工賈，不敗其業，而卒乘輯睦（步曰卒，車曰乘），事不奸矣（奸，犯也）。蕞敖為宰，擇楚國之令典（宰，令尹。蕞敖，孫叔敖），百官象物而動，軍政不戒而備（物，猶類也。戒，勅令也），能用典矣。其君之舉也，內姓選於親，外姓選於舊（言親疏并用也）。舉不失德，賞不失勞，君子小人，物有服章（尊卑別也），貴有常尊，賤有等威（威儀有等差也），禮不逆矣。德立刑行，政成事時，典從禮順，若之何敵之，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軍之善政也。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經也（昧，昏亂也。經，法）。子姑整軍，而經武乎（姑，且）。猶有弱而昧者，何必楚」？彘子曰「不可（彘子，先穀）。成師以出，聞敵強而退，非夫也（非丈夫）」，師遂濟，楚子北師，次於管（滎陽有管城）。鄭皇戌使如晉師，曰「楚師驟勝而驕，其師老矣，子擊之，楚師必敗」，欒武子（武子，欒書）曰「楚自克庸以來（在文十六年），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（討，治也）。于民生之不易，禍至之無日，戒懼之不可怠（于，曰也）。在軍，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（軍實，軍器）。于勝之不可保，

紂之百克，而卒無後，箴之曰『民生在勤，勤則不匱，不可謂驕（箴，誡也）』，先大夫子犯有言，曰『師直為壯，曲為老』，我不德，而徼怨于楚，我曲楚直，不可謂老（不德，謂以力爭諸侯也。徼，要也）」。

鄭不可從，楚人遂疾進師，乘晉軍，桓子不知所為，鼓於軍中曰「先濟者有賞，中軍下軍爭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」，潘黨曰「君盍築武軍（築軍營以彰武功也），而收晉尸以為京觀（積尸封土其上，謂之京觀）。臣聞克敵必示子孫，以無忘武功」，楚子曰「非爾所知也。夫文，止戈為武（文，字也）。武王克商，作頌，曰『載戢干戈，載橐弓矢（戢，藏也。橐，韜也。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）』。夫武，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衆、豐財者也（此武七德也），故使子孫無忘其章（著之篇章，使子孫不忘也）。今我使二國曝骨，暴矣。觀兵以威諸侯，兵不戢矣。暴而不戢，安能保大，猶有晉在，焉得定功，所違民欲猶多，民何安焉。無德而強爭諸侯，何以和衆，利人之幾（幾，危也），而安人之亂，以為己榮，何以豐財（兵動則年荒）。武有七德，我無一焉，何以示子孫，其為先君宮，告成事而已（祀先君，告戰勝）。武非吾功也，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鯨鯢而封之，以為大戮，於是乎有京觀，以懲淫慝（鯨鯢，大魚名也。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）。今罪無所（晉罪無所犯），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，又可以為京觀乎！晉師歸，桓子請死，晉侯欲許之。士貞子諫曰「不可（貞子，士渥濁）。城濮之役，晉師三日穀（在僖二十八年），文公猶有憂色，左右曰『有喜而憂，

如有憂而喜乎（言憂喜失時也）。公曰「得臣猶在，憂未歇也（歇，盡也）。困獸猶鬪，況國相乎」，及楚殺子玉（子玉，得臣也），公喜而後可知也（喜見於顏色也），曰「莫余毒也已，是晉再克，而楚再敗也。楚是以再世不競（成王至穆王也）。今天或者大警晉也，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，其無乃久不競乎。林父之事君也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社稷之衛也，若之何殺之。夫其敗也，如日月之食，何損於明」，晉侯使復其位（言晉景所以不失霸也）。

楚子伐蕭。申公巫臣曰「師人多寒，王巡三軍，拊而勉之（拊，撫慰勉之）。三軍之士，皆如挾纊（纊，絨也。言悅以忘寒）」。

※十五年

楚子伐宋，宋人告急于晉，晉侯欲救之。伯宗曰「不可（伯宗，晉大夫）。古人有言曰『雖鞭之長，不及馬腹（言非所擊）』，天方授楚，未可與爭，雖晉之強，能違天乎？諺曰『高下在心（度時制宜也）』，川澤納汙（受汙濁也），山藪藏疾（山之有林藪，毒害者所居），瑾瑜匿瑕（匿亦藏也。雖美玉之質，亦或居藏瑕穢）」，國君含垢，天之道也（晉侯耻不救宋，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也），君其待之（待楚衰也）。乃止，使解揚如宋，使無降楚，曰「晉師悉起，將至」，鄭人囚而獻楚，楚子厚賂之，使反其言，不許，三乃許之，登諸樓車，使呼宋人而告之（樓車車上望櫓），遂致其君命。楚子將殺之，使與之言曰「爾既許不穀而反之，何故？非我無信，汝則弃之，速即爾刑」，對曰「臣聞之，君能制命為義，臣能承命為信，義無二信（欲為義者，不行兩信），信無二命（欲行信者，不受二命）。君之賂臣，不知命也。受命以出，有死無實（實，廢隊），又可賂乎？臣之許君，以成命也（成君命）。死之成命，臣之祿也。寡君有信臣（已不廢命也），下臣獲考（考，成也），死又何求」，楚子舍之以歸。

潞子嬰兒之夫人，晉景公之姊也。酆舒為政而殺之，又傷潞子之目（酆舒，潞相），晉侯將伐之。諸大夫皆曰「不可，酆舒有三儻才（儻，絕異也），不如待後之人」。伯宗曰「必伐之，狄有五罪，儻才雖多，何補焉。不祀，一也。耆酒，二也。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，三也（仲章，潞賢人。黎氏，黎侯國）。虐我

伯姬，四也。傷其君目，五也。怙其儻才，而不以茂德，茲益罪也。後之人，或者將敬奉德義，以事神人，而申固其命（審政令），若之何待之？不討有罪，曰將待後，後有辭而討焉，無乃不可乎？夫恃才與衆，亡之道也。商紂由之，故滅，天反時為災（寒暑易節），地反物為妖（羣物失性），民反德為亂，亂則妖災生，盡在狄矣」，晉侯從之。夏，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，滅潞，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（千家也），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（士伯，士貞子），曰「吾獲狄土，子之功也。微子，吾喪伯氏矣（伯，桓子字也）」，羊舌職悅是賞也（職叔向父），曰「周書，所謂庸庸祗祗者，謂此物也夫（庸，用也。祗，敬也。言文王能用可用，敬可敬也）。士伯庸中行伯（言中行伯可用），君信之，亦庸士伯，此之謂明德矣。文王所以造周，不是過也，率是道也，其何不濟」。

※十六年

晉侯命士會將中軍，且為太傅，於是晉國之盜，逃奔于秦，羊舌職曰「吾聞之，禹稱善人（稱，舉也）。不善人遠，此之謂也。夫善人在上，則國無幸民，諺曰『民之多幸，國之不幸』，是無善人之謂也」。

《成公》

※二年

衛侯使孫良夫侵齊，與齊師遇，師敗，仲叔于奚救孫桓子，桓子是以免，既衛人賞之以邑（賞于奚也）。辭，請曲縣（軒縣也），繁纓以朝許之（繁纓、馬飾，皆諸侯之服也）。仲尼聞之曰「惜也。不如多與之邑，唯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（器，車服也。名，爵號也）。君之所司也，政之大節也，若以假人，與人政也。政亡，則國家從之，不可止也已」。

宋文公卒，始厚葬，用蜃炭，益車馬，始用殉（燒蛤為炭，以瘞壙，多埋車焉。用人從葬也），重器備（重猶多也）。君子謂華元樂舉，於是乎不臣。臣，治煩去惑者也，是以伏死而爭，今二子者，君生則縱其惑（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），死則益其侈，是弃君於惡也，何臣之為（若言何用為臣）。

楚之討陳夏氏也（在宣十一年）。莊王欲納夏姬。申公巫臣諫曰「不可，君召諸侯，以討罪也。今納夏姬，貪其色也。貪色為淫，淫為大罰，周書曰『明德慎罰』，若興諸侯，以取大罰，非慎之也，君其圖之」，王乃止。

※六年

晉欒書救鄭，與楚師遇於繞角（繞角，鄭地），楚師還，晉師遂侵蔡。楚公子、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，趙同、趙括欲戰，請於武子，武子將許之。知莊子（荀首）、范文子（士燮）、韓獻子（韓厥）諫曰「不可，吾來救鄭，楚師去我，吾遂至於此（此蔡地），是遷戮也。戮而不已，又怒楚師，戰必不克（遷戮不義，怒敵難當，故不克也）。雖克不令，成師以出，而敗楚二縣，何榮之有焉（六軍悉出，故曰成師。以大勝小，不足為榮也）。若不能敗，為辱已甚，不如還也」。乃遂還，於是，軍帥之欲戰者衆。或謂欒武子曰「聖人與衆同欲，是以濟事，子盍從衆（盍，何不）。子之佐十一人（六軍之卿佐也），其不欲戰者，三人而已（知范韓也），欲戰者，可謂衆矣。商書曰『三人占，從二人』，衆故也」。武子曰「善鈞從衆（鈞，等）。夫善，衆之主也。三卿為主，可謂衆矣（三卿皆晉之賢人）。從之，不亦可乎（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也）」！

※八年

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，歸之于齊，季文子餞之（餞，送行飲酒也）。私焉（私與之言）曰「大國制義，以為盟主，是以諸侯懷德畏討，無有貳心，謂汶陽之田，敝邑之舊也，而用師於齊，使歸諸敝邑（用師，較之戰也）。今有二命，曰歸諸齊，信以行義，義以成命，小國所望而懷也。信不可知，義無所立，四方諸侯，其誰不解體（言不復肅敬於晉也）。詩曰『女也不爽，士貳其行，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』（爽，差也。極，中也。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。喻魯事晉，猶女之事夫，不敢過差，而晉有罔極之心，反二三其德也）。七年之中，一與一奪，二三孰甚焉。士之二三，猶喪配耦，而况霸主乎？將德是以（以，用也），而二三之，其何以長有諸侯乎？」

晉討趙同、趙括，武從姬氏畜于公室（趙武，莊姬之子。莊姬，晉成公女也。畜，養也），以其田與祁奚。韓厥言於晉侯曰「成季之勛，宣孟之忠（成季，趙衰。宣孟，趙盾）而無後，為善者其懼矣。三代之令王，皆數百年，保天祿，夫豈無僻王，賴前哲以免也（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，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）。周書曰『不敢侮鰥寡，所以明德也』（言文王不侮鰥寡，而德益明，欲使晉侯之法文王）。乃立武，而反其田焉」。

※十六年

楚子救鄭，司馬將中軍（子反也）。過申，子反入見申叔時（叔時老在申也），曰「師其何如」？對曰「德刑詳，義禮信，戰之器也（器猶用也），德以施惠，刑以正邪，詳以事神，義以建利，禮以順時，信以守物，上下和睦，周旋不逆（動順理也）。是以神降之福，時無災害，民生敦龐，和同以聽（敦，厚。龐，大），莫不盡力，以從上命，此戰之所由克也。今楚內弃其民（不施惠也），而外絕其好（義不建利），瀆齊盟（不祥事神），而食話言（信不守物），奸時以動（不順時妨農業），而疲民以逞（刑不正邪，而苟快意），民不知信，進退罪也。子其勉之，吾不復見子矣（言其必敗，不反也）」。

晉楚遇於鄆陵，范文子不欲戰，卻至曰「韓之戰，惠公不振旅（衆散敗也。在僖十五年），邲之師，荀伯不復從（荀林父奔走，不復故道也。在宣十二年），皆晉之耻也。子亦見先君之事矣（見先君成敗之事），今我避楚，又益耻也」。文子曰「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（亟，數也），秦狄齊楚皆疆，不盡力，子孫將弱，今三疆服矣（齊秦狄也），敵楚而已，唯聖人能外內無患，自非聖人，外寧必有內憂（驕亢則憂患生），盍釋楚以為外懼乎」。

《襄公》

※三年

祁奚請老（老，致仕），晉侯問嗣焉（嗣續其職者）。稱解狐，其讎也，將立之而卒（解狐卒也）。又問焉，對曰「午也可（午，祁奚子）」，於是羊舌職死矣，晉侯曰「孰可以代之」，對曰「赤也可（赤，職之子伯華）」，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，羊舌赤佐之（各代其父），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。稱其讎，不為諂，立其子，不為比，舉其偏，不為黨（偏，屬也），能舉善也。夫唯善，故能舉其類也。

晉侯之弟揚干，亂行於曲梁（行，陳次也），魏絳戮其僕（僕，御），晉侯怒，謂羊舌赤曰「合諸侯以為榮也。揚干為戮，何辱如之，必殺魏絳，無失之也」。對曰「絳無貳志，事君不避難，有罪不逃刑，其將來辭，何辱命焉」。言終，魏絳至，授僕人書（僕人，晉侯御僕），將伏劍，士魴張老止之。公讀其書曰「日君乏使，使臣斯司馬（斯，此也）。臣聞師衆，以順為武（順，莫敢違），軍事有死無犯為敬（守官行法，雖死不敢有違），君合諸侯，臣敢不敬乎？君師不武，執事不敬，罪莫大焉。臣懼其死，以及揚干，無所逃罪（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），不能致訓，至於用鉞（用鉞，斬揚干之僕也）。臣之罪重，敢有不從，以怒君心（言不敢不從戮），請歸死於司寇」。公跣而出，曰「寡人之言，親愛也。吾子

之討，軍禮也。寡人有弟，弗能教訓，使干大命，寡人之過也，子無重寡人之過（聽絳死，為重過），敢以為請（請使無死）。反役，使佐新軍。

※四年

無終子嘉父，使孟樂如晉（無終，山戎國名也）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，以請和諸戎（欲戎與晉和。莊子，魏絳）。晉侯曰「戎狄無親而貪，不如伐之」，魏絳曰「諸侯新服，陳新來和，將觀於我，我德則睦，否則携貳，勞師於戎，而楚伐陳，必不能救，是弃陳也，諸華必叛（諸華，中國）。戎，禽獸也。獲戎失華，無乃不可乎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闕（辛甲，周武王太史也。闕，過也。使百官各為箴辭，戒王過也），於虞人之箴（虞人，掌田獵者），曰『茫茫禹迹，畫為九州（茫茫，遠貌。畫，分也），經啓九道（啓開九州之道），民有寢廟，獸有茂草，各有攸處，德用不擾（人神各有所歸，故德不亂也）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獸（冒，貪也），忘其國恤，而思其麇牡（言但念獵）。武不可重（重，猶數），用不恢于夏家（羿以好武，雖有夏家，而不能恢大之也）。獸臣司原，敢告僕夫（獸臣，虞人也。告僕夫，不敢斥尊也）』，虞箴如是，可不懲乎」？於是晉侯好田，故魏絳及之（及后羿事也）。公曰「然則莫如和戎乎」？對曰「和戎有五利焉。戎狄荐居，貴貨易土（荐，聚也。易，猶輕也），土可賈焉，一也。邊鄙不聳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，二也（聳，懼也。狎，習也）。戎狄事晉，四隣振動，諸侯威懷，三也。以德綏戎，師徒不勤，甲兵不頓，四也（頓，壞也）。鑒于后羿，而用德度（以后羿為鑒戒），遠至邇安，五也，君其圖之」。公悅，使魏絳盟諸戎，修民事，田以時（言晉侯能用善謀也）。

※九年

秦景公使乞師于楚，將以伐晉，楚子許之。子囊曰「不可，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。晉君類能而使之（隨所能也），舉不失選（得所選也），官不易方（方猶宜也）。其卿讓於善（讓勝己者），其大夫不失守（各任其職也），其士競於教（奉上命也），其庶人力於農穡（種曰農，收曰穡），商工皂隸，不知遷業（四民不雜也）。君明臣忠，上讓下競（尊官相讓，勞職力競），當是時也，晉不可敵，事之而後可，君其圖之」。

冬，諸侯（冬諸侯以下恐有脫誤）伐鄭（鄭從楚也），鄭人行成（與晉成也）。

※十一年

諸侯復伐鄭，鄭人賂晉侯以師觸、師蠲（觸蠲，皆樂師名），歌鐘二肆（肆，列也。懸鐘十六為一肆），女樂二八（十六人也）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，曰「子教寡人和諸戎狄，以正諸華（在四年）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諸侯，如樂之和，無所不諧（諧亦和也），請與子樂之（共此樂也）」。辭曰「夫和戎狄，國之福也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諸侯，諸侯無慝，君之靈也，二三子之勞也，臣何力之有焉。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」。公曰「子之教，敢不承命，抑微子，寡人無以待戎（待遇接納），不能濟河（度河南服鄭）。夫賞，國之典也，不可廢也，子其受之」，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，禮也（禮大夫有功則賜樂）。

※十三年

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（為將命軍帥也），使士匄將中軍，辭曰「伯游長（伯游、荀偃）。昔臣習於知伯，是以佐之，非能賢也（七年，韓厥老，知瑩代將中軍，士匄佐之，匄今將讓，故謂爾時之舉，不以己賢也），請從伯游、荀偃將中軍（代荀瑩），士匄佐之（位如故），使韓起將上軍，辭以趙武，又使欒黶（以武位卑故不聽，更命欒黶也）」。辭曰「臣不如韓起，韓起願上趙武」，君其聽之，使趙武將上軍（武自新軍超四等），韓起佐之（位如故也），欒黶將下軍，魏絳佐之（欒亦如故，絳自新軍佐超一等）。晉國之民，是以大和，諸侯遂睦。君子曰「讓，禮之主也」，范宣子讓，其下皆讓，欒黶為汰，弗敢違也。晉國以平，數世賴之，刑善也夫（刑，法也）。一人刑善，百姓休和，可不務乎，世之治也。君子尚能而讓其下（能者在下位，則貴尚而讓之），小人農力以事其上，是以上下有禮，而讒慝黜遠，由不爭也，謂之懿德。及其亂也，君子稱其功，以加小人（加，陵也。君子，在位者也），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（馮亦陵也。自稱其能為伐），是以上下無禮，亂虐并生，由爭善也（爭自善也），謂之昏德，國家之弊，恒必由之（傳言晉之所以興也）。

※十四年

衛獻公戒孫文子，寧惠子食（勅戒二子，欲共宴食）。日旰不召（旰，晏也），而射鴻於囿，二子怒，公使子矯子伯子皮，與孫子盟于丘宮，孫子皆殺之（三子，衛羣公子也）。公出奔齊，師曠侍於晉侯（師曠子野），晉侯曰「衛人出其君，不亦甚乎」？對曰「或者其君實甚，良君養民如子，蓋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民奉其君，愛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，其可出乎？夫君，神之主，而民之望也。若困民之主，匱神之祀，百姓絕望，社稷無主，將安用之，弗去何為？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，勿使失性，有君而為之貳，（貳，卿佐），使師保之，勿使過度，善則賞之（賞謂宣揚之也），過則匡之（匡，正），患則救之（救其難也），失則革之，自王以下，各有父兄子弟，以補察其政（補其愆過，察其得失）。史為書（謂大史君舉必書），瞽為詩（為詩以風刺），工誦箴諫（工，樂人也。誦箴諫之辭），大夫規誨（規正諫誨其君），士傳言（聞君過失，傳告大夫），庶人謗（庶人不與政，聞君過得從而誹謗），商旅于市（旅，陳也。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），百工獻藝（獻其伎藝，以喻政事也），天之愛民甚矣。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（肆，放也），以從其淫，而弃天地之性，必不然矣（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）」。

※十五年

宋人或得玉，獻諸子罕，子罕不受，獻玉者曰「以示玉人（玉人，能治玉者），玉人以為寶也，故敢獻之」。子罕曰「我以不貪為寶，爾以玉為寶，若以與我，皆喪寶也。不若人有其寶」。稽首而告曰「小人懷璧，不可以越鄉（言必為盜所害），納此以請死（請免死）」。子罕寘諸其里，使玉人為之攻之（攻，治也），富而後使復其所（賣玉得富）。

※二十一年

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（庶其，邾大夫也），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，皆有賜於其從者，於是魯多盜。季孫謂臧武仲曰「子盍詰盜（詰，治也）」，武仲曰「不可詰也，紇又不能」，季孫曰「子為司寇，將盜是務去，若之何不能」，武仲曰「子召外盜而大禮焉，何以止吾盜（吾，謂國中也）。子為正卿而來外盜，使紇去，將何以能，庶其竊邑於邾以來，子以姬氏妻之，而與之邑（使食漆閭丘也），其從者皆有賜焉。若大盜，禮焉以君之姑姊，與其大邑，其次皂牧輿馬（給其賤役，從皂至牧），其小者，衣裳劍帶，是賞盜也，賞而去之，其或難焉。紇也聞之，在上位者，洒濯其心，壹以待人，軌度其信，可明徵也（徵，驗也），而後可以治人。夫上之所為，民之歸也，上所不為，而民或為之，是以加刑罰焉，而莫敢不懲，若上之所為，而民亦為之，乃其所也，又可禁乎」？

晉欒盈出奔楚，宣子殺羊舌虎（欒盈之黨），囚叔向。欒王鮒見叔向曰「吾見為子請」，叔向不應（欒王鮒，晉大夫欒桓子），其人皆咎。叔向曰「必祁大夫（祁大夫，祁奚）」，室老聞之曰「欒王鮒言於君無不行，求救吾子，吾子不許，祁大夫所不能也。何為也」？叔向曰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，內舉不失親，其獨遺我乎？詩曰『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』（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），夫子覺者也（覺，較然正直）」。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欒王鮒，對曰「不棄其親，其有焉（言叔向篤親親，必與叔虎同謀）」，於是祁奚老矣（老去公族大夫），聞之，乘駟

而見宣子，曰「詩云『惠我無疆，子孫保之』」（言文武有惠訓之德，加於百姓，故子孫保賴之）。夫謀而鮮過，惠訓不倦者，叔向有焉。社稷之固也，猶將十世宥之，以勸能者，今壹不免其身（壹，以弟故），以弃社稷，不亦惑乎？繇殛而禹興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），管蔡為戮，周公右王（言兄弟罪不相及也），若之何？其以虎也，弃社稷，子為善，誰敢不勉，多殺何為？」，宣子悅，與之乘，以言諸公而免之（共載入見公也），不見叔向而歸（言為國，非私叔向也），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（不告謝之，明不為己）。

※二十三年

孟孫惡臧孫，季孫愛之，孟孫卒，臧孫入，哭甚哀，多涕，出。其御曰「孟孫之惡子也，而哀如是，季孫若死，其若之何」？臧孫曰「季孫之愛我，疾疢也（志相順從，身之害），孟孫之惡我，藥石也（志相違戾，猶藥石療疾）」，美疢不如惡石。夫石猶生我（愈己疾也），疢之美，其毒滋多，孟孫死，吾亡無日矣。

※ 二十五年

齊棠公之妻，東郭偃之姊也（棠公，齊棠邑大夫）。棠公死，武子取之（武子，崔杼），莊公通焉，驟如崔氏，崔杼殺莊公，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（聞難而來）。其人曰「死乎」？曰「獨吾君也乎哉！吾死也」（言己與衆臣無異也），曰「行乎」？曰「吾罪也乎哉！吾亡也」（自謂無罪），曰「歸乎」？曰「君死安歸」（言安可以歸也）。君民者，豈以陵人，社稷是主，臣君者，豈為其口實，社稷是養（言君不徒居民上，臣不徒求祿，皆為社稷也），故君為社稷死，則死之，為社稷亡，則亡之（謂以公義死亡也）。若為己死，而為己亡，非其私暱，誰敢任之（私暱，所親愛也。非所親愛，無為當其禍）。門啓而入，枕尸股而哭（以公尸枕己股）。興，三踊而出。

晉程鄭卒，子產始知然明（前年，然明謂程鄭將死，今如其言，故知之），問為政，對曰「視民如子，見不仁者，誅之，如鷹鷂之逐鳥雀也」。子產喜，以語子大叔，且曰「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（蔑，然明名），今吾見其心矣」。

※二十六年

初，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，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（聲子，子朝子也。伍舉，椒舉也）。伍舉奔晉，聲子通使於晉，還如楚，令尹子木與之語曰「晉大夫與楚孰賢」，對曰「晉卿不如楚，其大夫則賢，皆卿才也。如杞梓皮革，自楚往也（杞梓，皆木名也）。雖楚有材，晉實用之（言楚亡臣多在晉）」。子木曰「夫獨無族姻乎（夫，謂晉也）」？對曰「雖有，而用楚材實多」，歸生聞之（歸生，聲子名也），曰「善為國者，賞不僭而刑不濫，賞僭則懼及淫人，刑濫則懼及善人，若不幸而過，寧僭無濫，與其失善，寧其利淫，無善人則國從之（從亡也）。詩曰『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』，無善人之謂也，故夏書曰『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』，懼失善也（逸書也。不經，不用常法）。古之治民者，勸賞而畏刑（樂行賞而憚用刑也），恤民不倦，賞以春夏，刑以秋冬（順天時），是以將賞為之加膳，加膳則飫賜（飫，厭也。酒食賜下，無不饜足，所謂加膳也），此以知其勸賞也。將刑為之不舉，不舉則徹樂（不舉盛饌也），此以知其畏刑也。夙興夜寐，朝夕臨政，此以知其恤民也。三者，禮之大節也，有禮無敗。今楚多淫刑，其大夫逃死於四方，而為之謀主，以害楚國，不可救療，所謂不能也（療治也。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）。子儀之亂，析公奔晉（在文十四年），晉人以為謀主，繞角之役，楚師宵潰，楚失華夏，則析公之為也。雍子之父兄譖雍子，君與夫人不善是也（不是其曲直），雍子奔晉，晉人以為謀主，彭城之役，楚師宵潰，晉降彭城，

而歸諸宋（在元年），楚失東夷，則雍子之為也（楚東小國，見楚不能救彭城，皆叛也）。子反與子靈爭夏姬（子靈，巫臣），子靈奔晉，晉人以為謀主，通吳于晉，教吳叛楚，楚疲於奔命，至今為患，則子靈之為也（事見成七年）。若敖之亂，伯賁之子賁皇奔晉，晉人以為謀主，鄢陵之役（在成十六年），楚師大敗，王夷師燬（夷，傷也。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），鄭叛吳興，楚失諸侯，則苗賁皇之為也」。子木曰「是皆然矣」。聲子曰「今又有甚於此者，椒舉娶於申公子牟，子牟得戾而亡，君大夫謂椒舉，汝實遣之，懼而奔鄭，今在晉矣，晉人將與之縣，以比叔向（以舉才能比叔向），彼若謀害楚國，豈不為患」，子木懼，言諸王，益其祿爵而復之。

※二十七年

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，為會於宋，將盟於宋西門之外，楚人衷甲（甲在衣中，欲因會擊晉）。伯州犂曰「合諸侯之師，以為不信，無乃不可乎？夫諸侯望信於楚也，是以來服，若不信，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，固請釋甲」，子木曰「晉楚無信久矣，事利而已，苟得志焉，焉用有信」，大宰退（大宰，伯州犂），告人曰「令尹將死矣。不及三年，求逞志而弃信，志其逞乎。信亡，何以及三（明年，子木死也）」。趙孟患楚衷甲，以告叔向。叔向曰「何害也。匹夫一為不信，猶不可也。若合諸卿，以為不信，必不捷矣，非子之患也。夫以信召人，而以僭濟之（濟，成），必莫之與也，安能害我，子何懼焉」。

宋左師請賞，曰「請免死之邑（欲宋君稱功加厚賞，故謙言免死之邑）」，公與之邑六十，以示子罕。子罕曰「凡諸侯小國，晉楚所以兵威之，畏而後上下慈和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，以事大國，所以存也。無威則驕，驕則亂生，亂生必滅，所以亡也。天生五材（金木水火土也），民并用之，廢一不可，誰能去兵，兵之設久矣，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，聖人以興（謂湯武），亂人以廢（謂桀紂），廢興存亡，昏明之術，皆兵之由也。而子求去之，不亦誣乎？以誣道蔽諸侯，罪莫大焉。縱無大討，而又求賞，無厭之甚也」，削而投之（削賞左師之書）。左師辭邑。

※ 二十九年

吳公子札來聘，見叔孫穆子曰「子其不得死（不得以壽死也），好善而不能擇人，吾子為魯宗卿，而任其大政，不慎舉，何以堪之，禍必及子焉（昭四年，豎牛作亂）」。

※三十年

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。申無宇曰「王子必不免，善人國之主也。王子相楚國，將善是封殖，而虐之，是禍國也。且司馬令尹之偏（偏，佐也），而王之四體也。絕民之主，去身之偏，刈王之體，以禍其國，無不祥大焉，何以得免（為昭十三年弑靈王傳）」。

鄭子皮授子產政，子產使都鄙有章（國都及邊鄙，車服尊卑，各有分部也），上下有服（公卿大夫服不相逾），田有封洫（封，疆也。洫，溝也），廬井有伍（廬，舍也。九夫為井，使五家相保也）。大人之忠儉者（謂卿大夫），從而與之，泰侈者，因而斃之，從政一年，與人誦之曰「取我衣冠而褚之（褚，畜也。奢侈者畏法，故畜藏也），取我田疇而伍之，孰殺子產吾其與之（并畔為疇）」。及三年，又誦之曰「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，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（殖，生也），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（嗣，續也）」。

※三十一年

鄭人游于鄉校（校，學之名也），以論執政（論其得失），然明謂子產曰「毀鄉校，如何（患人於中謗議國政）」？子產曰「何為，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，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，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，是吾師也，若之何毀之。我聞忠善以損怨（為忠善，則怨謗息也），不聞作威以防怨（欲毀鄉校，即作威也），豈不遽止，然猶防川也（遽，畏懼也）。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。不如小決使道（道，通）。不如吾聞而藥之（以為己藥石）」。然明曰「蔑也，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，小人實不才，若果行此，其鄭國實賴之，豈唯二三臣」，仲尼聞是語也。曰「以是觀之，人謂子產不仁，吾不信也」。

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（為邑大夫）。子產曰「少，未知可否（尹何年少）」。子皮曰「愿，吾愛之，不吾叛也（愿，謹善也），使夫往而學焉，夫亦愈知治矣（夫，謂尹何）」。子產曰「不可，人之愛人，求利之也。今吾子愛人，則以政（以政與之），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，其傷實多（多自傷）。子之愛人，傷之而已，其誰敢求愛於子，子於鄭國，棟也。棟折榱崩，僑將厭焉。敢不盡言，子有美錦，不使人學製（製，裁）。大官大邑，身之所庇也，而使學者制焉，其為美錦，不亦多乎（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）。僑聞學而後入政，未聞以政學者也。若果行此，必有所害，譬如田獵，射御貫則能獲禽（貫，習也），若未嘗登車射御，則敗績厭覆是懼，何暇思獲」。子皮曰「善哉！虎不敏，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，

小人務知小者近者，我小人也。衣服附在吾身，我知而慎之，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，吾遠而慢之（慢，易）。微子之言，吾不知也」。他日我曰「子為鄭國，我為吾家，以庇焉。其可也。今而後知不足（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）。自今請，雖吾家，聽子而行」。子產曰「人心不同也，如其面焉。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」？抑心所謂危，亦以告也。子皮以為忠，故委政焉。子產是以能為鄭國（傳言子產之治，乃子皮之力）。

衛侯在楚，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，言於衛侯曰「令尹似君矣，將有他志（言語瞻視，行步不常），雖獲其志，不能終也。詩云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』，終之實難，令尹其將不免乎」！公曰「何以知之」？對曰「詩云『敬慎威儀，惟民之則』，令尹無威儀，民無則焉。民所不則，以在民上，不可以終」。公曰「善哉！何謂威儀」？對曰「有威而可畏謂之威，有儀而可象謂之儀，君有君之威儀，其臣畏而愛之，則而象之，故能有其國家，令聞長世。臣有臣之威儀，其下畏而愛之，故能守其官職，保族宜家，順是以下皆如是，是以上下能相固也。衛詩曰『威儀棣棣，不可選也（棣棣，富而閑也。選，猶數也）』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。周書數文王之德（逸書）曰『大國畏其力，小國懷其德』，言畏而愛之也。詩云『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』，言則而象之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，唯在則象上天）。紂囚文王七年，諸侯皆從之囚，可謂愛之矣。文王伐崇，再駕而降為臣（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，三旬不降，退修教而復伐之，因壘而降），

蠻夷帥服，可謂畏之矣。文王之功，天下誦而歌舞之，可謂則之矣。文王之行，至今為法，可謂象之，有威儀也。故君子在位可畏，施舍可愛，進退可度，周旋可則，容止可觀，作事可法，德行可象，聲氣可樂，動作有文，言語有章，以臨其下，謂之有威儀也」。

《春秋左氏傳下》

《昭公》

※元年

楚公子圍會於虢（虢，鄭邑也），尋宋之盟也（宋盟，在襄二十七年）。晉祁午謂趙文子曰「宋之盟，楚人得志於晉（得志，謂先敵也。午，祁奚子也）。今令尹之不信，諸侯之所聞也，子弗戒懼，又如宋（恐楚復得志也），楚重得志於晉，晉之耻也。吾子其不可以不戒」。文子曰「然宋之盟也，子木有禍人之心，武有仁人之心，是楚所以駕於晉也（駕猶陵也）。今武猶是心也，楚又行僭（僭，不信），非所害也。武將信以為本，循而行之，譬如農夫，是穰是蕪（穰，耘也。蕪，苗為蕪），雖有饑饉，必有豐年（言耕鋤不以水旱息，必獲豐年之收），且吾聞之，能信不為人下，吾未能也（自恐未能信也）。詩曰『不僭不賊，鮮不為則』，信也（僭，不信。賊，害人），能為人則者，不為人下矣。吾不能是難，楚不為患也」。

※三年

齊侯使晏嬰於晉，叔向從之宴，相與語。叔向曰「齊其何如（問興衰也）」。
 晏子曰「此季世也，齊其為陳氏矣。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（弃民，不恤之也），
 公聚朽蠹，而三老凍餒（三老，謂上壽中壽下壽，皆八十以上），國之諸市，履
 賤踊貴（踊，別足者履也。言別多也），民人痛疾，而或燠休之（燠休，痛念之
 聲，謂陳氏也）。其愛之如父母，而歸之如流水，欲無獲民，將焉避之」。叔向
 曰「然，雖吾公室，今亦季世也。庶人罷弊，而宮室滋侈（滋，益也），道殣相
 望（餓死為殣），而女富溢尤（女，嬖寵之家也），民聞公命，如逃寇讎，政在
 家門（大夫專政），民無所依，公室之卑，其何日之有（言今至也）。讒鼎之銘
 （讒，鼎名）曰『昧旦丕顯，後世猶怠（昧旦，早起。丕，大也。言夙興以務大
 顯，後世猶懈怠）』，況日不悛（悛，改也）。其能久乎？晉之公族盡矣」。肸
 聞之公室將卑，其宗族枝葉先落，則公從之，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「子之宅
 近市，湫隘蹶塵，不可以居（湫，下。隘，小也。蹶，聲。塵，土也），請更諸
 爽塏者（爽，明也。塏，燥也）。辭曰「君之先臣容焉（先臣，晏子之先人也），
 臣不足以嗣之，於臣侈矣（侈，奢也）。且小人近市，朝夕得所求，小人之利也」。
 公笑曰「子近市，識貴賤乎」？對曰「既利之，敢不識乎」！公曰「何貴何賤」？
 於是景公繁於刑，有鬻踊者，故對曰「踊貴履賤」。景公為是省於刑，君子曰「仁
 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晏子一言，而齊侯省刑」。

※四年

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，晉侯欲勿許，司馬侯曰「不可，楚王方侈，天或者欲逞其心，以厚其毒而降之罰，未可知也。其使能終，亦未可知也。唯天所相（相助也），不可與爭，君其許之，而修德以待其歸，若歸於德，吾猶將事之，况諸侯乎？若適淫虐，楚將弃之（弃，不以為君也），吾又誰與爭」。公曰「晉有三不殆，其何敵之有（殆，危也）？國險而多馬，齊楚多難（多篡弑之難也），有是三者，何向而不濟」。對曰「恃險與馬，虞鄰國之難，是三殆也。四嶽（岱華衡常）、三塗、陽城、太室、荆山、中南，九州之險也。是不一姓（雖是天下至險，無德則滅亡），冀之北土（燕代也）。馬之所生，無興國焉。恃險與馬，不可以為固也。從古以然，是以先王務修德音，以亨神人（亨，通也），不聞其務險與馬也。鄰國之難，不可虞也，或多難以固其國，啓其疆土，或無難以喪其國，失其守宇（於國則四垂為宇），若何虞難。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，至今賴之（仲孫、公孫無知），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，是以為盟主。衛邢無難，敵亦喪之（閔二年，狄滅衛。僖二十五年，衛滅邢），故人之難，不可虞也。恃此三者，而不修政德，亡於不暇，又何能濟？君其許之，紂作淫虐，文王惠和，殷是以殞，周是以興，夫豈爭諸侯」，乃許，楚子合諸侯於申。椒舉言於楚子曰「臣聞諸侯無歸，禮以為歸，今君始得諸侯，其慎禮矣，霸之濟否，在此會也。夏啓有鈞臺之享（啓，禹子。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），商湯有景亳之命（亳即偃師），周武

有孟津之誓，成有岐陽之蒐，康有酆宮之朝，穆有塗山之會，齊桓有召陵之師（在僖四年），晉文有踐土之盟（在僖二十八年），皆所以示諸侯禮也，諸侯所由用命也。夏桀為仍之會，有緡叛之（仍緡，皆國名），商紂為黎之蒐，東夷叛之（黎，東夷國名），周幽為大室之盟，戎狄叛之（大室，中嶽也），皆所以示諸侯汰也，諸侯所由弃命也。今君以汰，無乃不濟乎？王弗聽，子產見左師曰「吾不患楚矣。汰而復諫，不過十年」。左師曰「然，不十年侈，其惡不遠，遠惡而後弃（惡及遠方，則人弃之），善亦如之，德遠而後興（十三年，楚弑其君）」。

※五年

公如晉，自郊勞至於贈賄（往有郊勞，去有贈賄），無失禮（揖讓之禮）。晉侯謂汝叔齊曰「魯侯不亦善於禮乎」？對曰「魯侯焉知禮」。公曰「何為？自郊勞及贈賄，禮無違者，何故不知」。對曰「是儀也。不可謂禮，禮所以守其國家，行其政令，無失其民者也。今政令在家（在大夫），不能取也。有子家羈，不能用也（羈，莊公玄孫），奸大國之盟，凌虐小國（謂伐莒取鄆），利人之難（謂往年莒亂而取鄆），不知其私（不自知有私難），公室四分，民食於他（他謂三家），思莫在公，不圖其終（無為公謀終始也）。為國君，難將及身，不恤其所，禮之本末，將於此乎在，而屑屑焉。習儀以亟（言以習儀為急），言善於禮，不亦遠乎」？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（時晉侯亦失政，叔齊以此諷諫）。

晉韓宣子如楚送女，叔向為介，及楚。楚子朝其大夫曰「晉，吾仇敵也。苟得志焉，無恤其他，今其來者，上卿上大夫也。若吾以韓起為閹（別足使守門也），以羊舌肸為司空（加宮刑也），足以辱晉，吾亦得志矣。可乎」？大夫莫對。蘧啓疆曰「可，苟有其備，何故不可。耻匹夫不可以無備，况耻國乎？是以聖王務行禮，不求耻人。城濮之役（在僖二十八年），晉無楚備，以敗於邲（在宣十二年），邲之役，楚無晉備，以敗於鄆（在成十六年）。自鄆以來，晉不失備，而加之以禮，重之以睦（君臣和也），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。既獲姻親，又欲耻之，以召寇讎，備之若何（言何以為備），誰其重此（言怨重也）。若有其人，

耻之可也（謂有賢人以敵晉，則可耻之），若其未有，君亦圖之，晉之事君，臣曰可矣。求諸侯而麋至（麋，羣也），求婚而薦女（薦，進），君親送之，上卿及上大夫致之，猶欲耻之，君其亦有備矣。不然，奈何？君將以親易怨（失婚姻之親），實無禮以速寇，而未有其備，使羣臣往遺之禽，以逞君心，何不可之有」。王曰「不穀之過也。大夫無辱（謝薳啓疆）」，厚為韓子禮。

※六年

鄭人鑄刑書（鑄刑書於鼎，以為國之常法），叔向使詒子產書曰「昔先王議事以制，不為刑辟，懼民之有爭心也（臨事制刑，不豫設法，法豫設，則民知爭端），猶不可禁禦，是故閑之以義（閑，防也），糾之以政，行之以禮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（奉，養也），制為祿位，以勸其從（勸，從教也）。嚴斷刑罰以威其淫（淫，放也），懼其未也，故誨之以忠，聳之以行（聳，懼也），教之以務（時所急也），使之以和（悅以使民），臨之以敬，莅之以彊（施之於事為莅），斷之以剛（義斷恩也）。猶求聖哲之上，明察之官（上，公王也。官，卿大夫也），忠信之長，慈惠之師，民於是乎可任使也，而不生禍亂。民知有辟，則不忌於上（權移於法，故民不畏上也），并有爭心，以徵於書，而徵幸以成之（因危文以生爭，緣徼幸以成其巧僞也），弗可為矣（為，治也）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，商有亂政而作湯刑（夏商之亂，著禹湯之法，言不能議事以制），周有亂政而作九刑（周之衰，亦為刑書，謂之九刑也），三辟之興，皆叔世也（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）。今吾子相鄭國，制參辟，鑄刑書（制參辟，謂用三代之末法），將以靖民，不亦難乎？詩曰『儀式刑文王之德，日靖四方』（言文王以德為儀式，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。刑，法也）。又曰『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』（言文王作儀法，為天下所信也）。如是，何辟之有（言詩唯以德與信，不以刑）？民知爭端矣。將弃禮而徵於書（以刑書為徵），錐刀之末，將盡爭之（錐刀末，喻小事），

亂獄滋豐，賄賂并行，終子之世，鄭其敗乎？肸聞之，國將亡，必多制（數改法也），其此之謂乎！」復書曰「若吾子之言（復，報也），僑不才，不能及子孫，吾以救世也」。

晉韓宣子之適楚，楚人弗逆，公子弃疾及晉境，晉侯將亦弗逆。叔向曰「楚僻我衷（僻，邪。衷，正），若何效僻，書曰『聖作則（則法也），無寧以善人為則（無寧，寧也）』，而則人之僻乎。匹夫為善，民猶則之，況國君乎？」晉侯悅乃逆。

※七年

楚子之為令尹也，為王旌以田（王旌，游至於軫）。芋尹無宇斷之曰「一國兩君，其誰堪之，及即位，為章華之宮，納亡人以實之，無宇之闖入焉（有罪亡人章華宮）」，無宇執之，有司弗與。曰「執人於王宮，其罪大矣」，執而謁諸王（執，無宇也）。無宇辭曰「天子經略（經營天下，略有四海），諸侯正封（封疆有定分），古之制也。封略之內，何非君土，食土之毛，誰非君臣（毛，草也）。天有十日（甲至癸），人有十等（王至臺），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供神也。今有司曰『汝胡執人於王宮，將焉執之』。周文王之法曰『有亡荒閱（荒，大也。閱，蒐也。有亡人，當大蒐其衆也）』，所以得天下也。吾先君文王（楚文王也），作僕區之法（僕區，刑書名），曰『盜所隱器（隱盜所得器），與盜同罪』，所以封汝也（行善法，故能啓疆，北至汝水也）。若從有司，是無所執逃臣也。逃而舍之，王事無乃闕乎。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『紂為天下逋逃主，萃淵藪（萃，集也。天下逋逃，悉以紂為淵藪，集而歸之）』，故夫致死焉（人欲致死討紂也）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，無乃不可乎？若以二文之法取之，盜有所在矣（言王亦為盜）」。王曰「取而臣以往（往，去也），盜有寵，未可得也（盜有寵，王自謂也）」，遂舍之（赦無宇也）。

※八年

石言於晉魏榆（魏榆，晉地），晉侯問於師曠曰「石何故言」？對曰「石不能言，或憑焉（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）。不然，民聽濫（濫，失也）」。抑臣又聞之（抑，疑辭也）曰「作事不時，怨讟動於民，則有非言之物而言，今宮室崇侈，民力雕盡（雕，傷也），怨讟并作，莫保其性（性，命也。民不敢自保其性命也）。石言，不亦宜乎」？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（虎祁，地名）。叔向曰「子野之言，君子哉（子野，師曠字也）！君子之言，信而有徵，故怨遠於其身（怨咎遠其身也）。小人之言，僭而無徵，故怨咎及之，是宮也成，諸侯必叛，君必有咎」，夫子知之矣。叔弓如晉，賀虎祁也（賀宮成），游吉相鄭伯以如晉，亦賀虎祁也。史趙見子大叔曰「甚哉。其相蒙（蒙，欺也），可吊也」。而亦賀之。大叔曰「若何吊也。其非唯我賀，將天下實賀（言諸侯畏晉，非獨鄭）」。

※九年

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（甘人，甘大夫。閻嘉，閻縣大夫），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（陰戎，陸渾之戎。潁，周邑），王使詹桓伯辭於晉（辭，責讓之也。桓伯，周大夫）。曰「文武成康之建母弟，以藩屏周，亦其廢墜是為（為後世廢墜，兄弟之國，當救濟之也）。先王居檇杌於四裔，以禦魑魅（言檇杌，略舉四凶之一也），故允姓之姦，居於瓜州（允姓，陰戎之祖，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。瓜州，今敦煌也）。伯父惠公歸自秦，而誘以來（僖公十五年，晉惠公自秦歸，二十二年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），使逼我諸姬，入我郊甸，戎有中國，誰之咎也（咎在晉）。后稷封殖天下，今戎製之，不亦難乎（后稷修封疆，殖五穀，今戎得之，唯畜牧也）？伯父圖之，我在伯父，猶衣服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源，民人之有謀主也（民人謀主，宗族之師長），伯父若裂冠毀冕，拔本塞源，專弃謀主，雖戎狄，其何有余一人（伯父猶然，則雖戎狄無所可責）」。叔向謂宣子曰「文之伯也，豈能改物（言文公雖霸，未能改正朔易服色），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（翼，佐也）。自文以來，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（宗周，天子），以宣示其侈，諸侯之貳，不亦宜乎！且王辭直，子其圖之」，宣子悅，使趙成如周，致閻田，反潁俘。

築郎園，季平子欲其速成。叔孫昭子曰「詩云『經始勿亟，庶人子來（言文王始經營靈臺，非急疾之，衆民自以子義來，勸樂為之）』，焉用速成，其以勦民也（勦，勞也）。無園猶可，無民其可乎？」

※十二年

楚子次于乾谿（在譙國城父縣南），僕析父從（楚大夫），右尹子革夕（子革，鄭丹也。夕，暮見也）。王見語曰「今吾使人於周求鼎，其與我乎？」對曰「與君王哉！今周服事君王，將唯命是從，豈其愛鼎」。王曰「昔我皇祖伯父昆吾，舊許是宅（陸終氏生六子，長曰昆吾，少曰季連。季連，楚之祖，故謂昆吾為伯父也。昆吾嘗居許，故曰舊許是宅也），今鄭人貪賴其田，而不我與，我若求之，其與我乎？」對曰「與君王哉！周不愛鼎，鄭何敢愛田」。王曰「昔諸侯遠我而畏晉，今我大城陳蔡不羹，賦皆千乘，諸侯其畏我乎？」對曰「畏君王哉！是四國者，專足畏也（四國，陳蔡二不羹也）。又加之以楚，敢不畏君王乎！」王入。析父謂子革曰「吾子，楚國之望也。今與王言如響，國其若之何（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）」？子革曰「摩厲以須王出，吾刃將斬之矣（以己喻鋒刃，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）」。王出復語，左史倚相趨過（倚相，楚史名也）。王曰「是良史也，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（皆古書名）」。對曰「臣嘗問焉，昔穆王欲肆其心（周穆王。肆，極也），周行天下，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，以止王心（謀父，周卿士也。祈父，司馬掌甲兵之職，招其名）。王是以獲沒於祗宮（獲沒，不見篡弒）。臣問其詩而不知也，若問遠焉，其焉能知之」。王曰「子能乎？」對曰「能，其詩曰『祈招之悖悖，式昭德音（悖悖，安和貌也。式，用也。昭，明也），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（金玉，取其堅重）』，形

民之力，而無醉飽之心（言國之用民，當隨其力任，如金冶之器，隨器而製形，故言形民之力，去其醉飽過盈之心），王揖而入，饋不食，寢不寐數日（深感子革之言），不能自克，以及於難（克，勝也）。仲尼曰「古也有志，克己復禮，仁也。信善哉！楚靈王若能如此，豈其辱於乾谿」。

※十三年

季平子立，而不禮於南蒯（南蒯，季氏費邑宰也）。南蒯以費叛，叔弓圍費，弗克敗焉（為費人所敗），平子怒，令見費人，執之以為囚俘。冶區夫曰「非也（區夫，魯大夫），若見費人，寒者衣之，饑者食之，為之令主，而共其乏困，費來如歸，南氏亡矣，民將叛之，誰與居邑，若憚之以威，懼之以怒，民疾而叛，為之聚也。若諸侯皆然，費人無歸，不親南氏，將焉入乎？」平子從之，費人叛南氏。

※十五年

晉荀吳帥師伐鮮虞，圍鼓（鼓，白狄之別），鼓人請以城叛，穆子弗許。左
右曰「師徒不勤，而可以獲城，何故不為」？穆子曰「吾聞之叔向曰『好惡不愆，
民知所適，事無不濟（愆，過也。適，歸也）』，或以吾城叛，吾所甚惡也。人
以城來，吾獨何好焉。賞所甚惡，若所好何（無以復加所好），若其弗賞，是吾
失信也。何以庇民，力能則進，否則速退，量力而行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，所
喪滋多」，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，圍鼓三月，鼓人或請降，使其民見。曰「猶
有食色，姑修而城」。軍吏曰「獲城而弗取，勤民而頓兵，何以事君也」。穆子
曰「吾以事君也，獲一邑而教民怠，將焉用邑，邑以賈怠，不如完舊（完，猶保
守），賈怠無卒（卒，終也），弃舊不祥，鼓人能事其君，我亦能事吾君，率義
不爽，好惡不愆，城可獲而民知義所（知義所在），有死命而無二心，不亦可乎」！
鼓人告食竭力盡，而後取之，克鼓而反，不戮一人。

※十八年

火始昏見（火，心星也），梓慎曰「七日，其火作乎！宋衛陳鄭也」。數日，皆來告火，裨竈曰「不用吾言，鄭又將火（前年，裨竈欲用瓘罍禳火，子產不聽）」，鄭人請用之，子產不可。子大叔曰「寶，以保民也。若有火，國幾亡，可以救亡，子何愛焉」。子產曰「天道遠，人道邇，非所及也。何以知之，竈焉知天道，是亦多言矣，豈不或信（多言者或時有中也）」。遂不與，亦不復火。

※十九年

楚子之在蔡也。生太子建，及即位，使伍奢為之師，費無極為少師，無寵焉，欲譖諸王，曰「建可室矣」。王為之聘於秦，無極與逆，勸王取之，楚子為舟師以伐濮（濮，南夷也）。無極言於楚子曰「晉之伯也，邇於諸夏，而楚僻陋，故弗能與爭，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（城父，今襄城城父縣），以通北方，王收南方，是得天下」，王說，從之，故太子建居於城父。

鄭大水，龍門于時門之外洧淵（時門，鄭城門也），國人請為禳焉，子產弗許。曰「我鬥，龍不我覲（覲，見也）。龍鬥，我何覲焉。禳之，則彼其室也（淵龍之室），吾無求於龍，龍亦無求我」，乃止也（言子產之智）。

※二十年

費無極言於楚子曰「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，齊晉又交輔之，將以害楚，其事集矣」。王信之，問伍奢，奢對曰「君一過多矣（一過，納建妻），何信于讒」，王執伍奢（忿奢切言），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，未至，而使遣之（知太子冤，故遣令去）。太子建走宋，王召奮揚，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，王曰「言出於余口，入於爾耳，誰告建也」。對曰「臣告之」。君王命臣曰「事建如事余，臣不佞（佞，才也），不能苟貳，奉初以還（奉初命以周旋），不忍後命，故遣之，既而悔之，亦無及已」。王曰「而敢來，何也」？對曰「使而失命，召而不來，是再奸也（奸，犯也），逃無所入」。王曰「歸，從政如他日（善其言，舍使還）」。無極曰「奢之子才，若在吳，必憂楚國，盍以免其父召之，彼仁必來，不然，將為患」，王使召之。曰「來，吾免而父」，棠君尚謂其弟員（棠君，奢之長子）曰「爾適吳，我將歸死，吾智不逮（自以智不及員），我能死，爾能報，聞免父之命，不可以莫之奔也。親戚為戮，不可以莫之報也。父不可棄（俱去為棄父也），名不可廢（俱死為廢名），爾其勉之」，伍尚歸，奢聞員不來，曰「楚君，大夫其盱食乎（將有吳患，不得早食）」，楚人皆殺之，員如吳，言伐楚之利於州于（州于，吳子僚也）。

齊侯疥，遂疢（疢，瘡疾也），期而不瘳，諸侯之賔問疾者多在（多在齊），梁丘據與裔款（二子，齊嬖大夫）言於公曰「吾事鬼神也豐，於先君有加矣。今

君疾病，為諸侯憂，是祝史之罪，諸侯不知，其謂我不敬，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（欲殺囂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），公悅，告晏子。晏子對曰「日宋之盟，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，武曰『夫子之家事治，言於晉國，竭情無私，其祝史祭祀，陳信不媿，其家事無猜，其祝史不祈（家無猜疑之事，故祝史無求於鬼神）』，建以語康王（楚王也）。康王曰『神人無怨，宜夫子之光輔五君，以為諸侯主也（五君，文襄靈成景也）』」。公曰「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，故欲誅於祝史，子稱是語也。何故」？對曰「若有德之君，外內不廢（無廢事也），上下無怨，動無違事，祝史薦信，無愧心矣（君有功德，祝史陳說之，無所愧），是以鬼神用饗，國受其福，祝史與焉（與受國福也），其所以蕃祉老壽者，為信君使也。其適遇淫君，外內頗邪，上下怨疾，動作辟違，斬刈民力，暴虐淫縱，肆行非度，不思諂讞，不憚鬼神，神怒民痛，無悛於心，其祝史薦信，是言罪也（以實白神，是為言君之罪），其蓋失數美，是矯誣也（蓋，掩也）。進退無辭，則虛以求媚（作虛辭以求媚於神），是以鬼神不饗，其國以禍之，祝史與焉，所以夭昏孤疾者，為暴君使也」。公曰「然則若之何」？對曰「不可為也（言非誅祝史所能治），山林之木，衡鹿守之，澤之萑蒲，舟鮫守之，藪之薪蒸，虞候守之，海之鹽蜃，祈望守之（衡鹿、舟鮫、虞候、祈望，皆官名也。言公專守山澤之利，不與民共），布常無藝（藝，法制也。言布政無法制），徵斂無度，宮室日更，淫樂不違（違，去也），內寵之妾，肆奪於市（肆，放也），外寵之臣，僭令於鄙（詐為教令於

邊鄙也），民人苦病，夫婦皆詛，祝有益也。詛亦有損，聊攝以東（聊攝，齊西界也），姑尤以西（姑尤，齊東界也），其為人也多矣。雖其善祝，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，君若欲誅於祝史，修德而後可」，公悅，使有司寬政，毀關去禁，薄斂己責。

齊侯至自田，晏子侍于遄臺，子猶馳而造焉（子猶，梁丘據）。公曰「唯據與我和夫」？晏子對曰「據亦同也，焉得為和」。公曰「和與同異乎」？對曰「異，和如羹焉，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，宰夫和之，齊之以味，濟其不及，以泄其過（濟，益也。泄，減也），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，君臣亦然（亦如羹）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，臣獻其否，以成其可（獻君之否，以成君可）。君所謂否而有可焉，臣獻其可，以去其否，是以政平而不奸，民無爭心。今據不然，君所謂可，據亦曰可，君所謂否，據亦曰否，若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，若琴瑟之專壹，誰能聽之，同之不可也，如是」。

※ 二十五年

會于黃父，鄭子太叔見趙簡子，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。對曰「是儀也，非禮也」。簡子曰「敢問，何謂禮」？對曰「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，曰『夫禮，天之經（經者，道之常也），地之義（義者，利之宜也），民之行（行者，人所履行），天地之經，而民實則之，則天之明（日月星辰，天之明也），因地之性（高下剛柔，地之性也），生其六氣（陰陽風雨晦明），用其五行（金木水火土也），氣為五味（酸醎辛苦甘），發為五色（青黃赤白黑。發，見也），章為五聲（宮商角徵羽），淫則昏亂，民失其性（滋味聲色，過則傷性也）。是故為禮以奉之（制禮以奉其性），民有好惡喜怒哀樂，生于六氣（此六者，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），是故審則宜類，以制六志（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，使不過節），哀有哭泣，樂有歌舞，喜有施捨，怒有戰鬪，哀樂不失，乃能協于天地之性，是以長久（協，和也）』」。簡子曰「甚哉！禮之大也」。對曰「禮，上下之紀，天地之經緯也（經緯錯居以相成也），民之所以生也。是以先王尚之，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，謂之成人，大不亦宜乎（曲直以弼其性）」。簡子曰「鞅也，請終身守此言也」。

※二十六年

齊有彗星（出齊之分野），齊侯使禳之（禳，除）。晏子曰「無益也，祇取誣焉（誣，欺也）。天道不諂（諂，疑也），不貳其命，若之何禳之，且天之有彗，以除穢也，君無穢德，又何禳焉。若德之穢，禳之何損，詩曰『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，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國（翼翼，恭也。聿，惟也。回，違也。言文王德不違天人，故四方之國歸往之）』，君無違德，方國將至，何患於彗，詩曰『我無所監，夏后及商，用亂之故，民卒流亡』，若德回亂，民將流亡，祝史之為，無能補也」。公悅，乃止。

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，公歎曰「美哉室！其誰有此乎（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，故嘆也）」？晏子曰「敢問，何謂也」？公曰「吾以為在德」。對曰「如君之言，其陳氏乎？陳氏雖無大德，而有施於民，公厚斂焉，陳氏厚施焉，民歸之矣。詩曰『雖無德與汝，式歌且舞（義取雖無大德，要有喜悅之心。式，用也）』。陳氏之施，民歌舞之矣。後世若少惰，陳氏而不亡，則國其國也已」。公曰「善哉！是可若何」？對曰「唯禮可以已之，在禮，家施不及國，大夫不收公利（不作福也）」。公曰「善哉！我不能矣。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」。對曰「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，與天地並。君令臣恭，父慈子孝，兄愛弟敬，夫和妻柔，姑慈婦聽，禮也。君令而不違，臣恭而不貳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（箴，諫也），

兄愛而友，弟敬而順，夫和而義，妻柔而正，姑慈而從（從不自專也），婦聽而婉（婉，順也），禮之善物也」。公曰「善哉」！

※二十七年

楚左尹郤宛直而和，國人悅之（以直事君，以和接類），鄢將師為右領（右領，官名），與費無極比而惡之，謂子常曰「子惡欲飲子酒（子惡，郤宛）」，又謂子惡「令尹欲飲酒於子氏」。子惡曰「令尹將必來辱，為惠已甚，吾無以酬之，若何（酬，報獻）」？無極曰「令尹好甲兵，子出之，吾擇焉。取五甲五兵，曰寘諸門，令尹至，必觀之，而從以酬之」，及饗日，惟諸門左（張帷陳兵甲其中），無極謂令尹曰「吾幾禍子，子惡將為子不利，甲在門矣，子無往」，令尹使視郤氏，則有甲焉。不往，召鄢將師而告之，將師退，遂令攻郤氏，且蕪之（蕪，燒也）。子惡聞之自殺，國人弗蕪，令尹炮之（炮，燔也），盡滅郤氏之族黨，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（皆郤氏黨），國言未已，進胙者莫不謗令尹（進胙，國中祭祀也。謗，詛也）。沈尹戌言於子常曰「夫左尹與中廐尹，莫知其罪，而子殺之，以興謗讟，至於今不已（左尹，郤宛也。中廐尹，陽令終），戌也惑之，仁者殺人以掩謗，猶弗為也。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，不亦異乎？夫無極，楚之讒人也，民莫不知，去朝吳（在十五年），出蔡侯朱（在二十一年），喪太子建，殺連尹奢（在二十年），屏王之耳目，使不聰明。不然，平王之温惠恭儉，有過成莊，所以不獲諸侯，邇無極也（邇，近也）。今又殺三不辜，以興大謗（三不辜，郤氏、陽氏、晉陳氏），幾及子矣，子而不圖，將焉用之。夫鄢將師矯子之命，以滅三族，三族，國之良也。吳新有君（光新立），疆場日駭，楚國若有

大事，子其危哉！智者除讒以自安，今子愛讒以自危，甚矣其惑也」。子常曰「是瓦之罪，敢不良圖」，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，盡滅其族，以說于國，謗言乃止。

※二十八年

晉魏獻子為政（魏舒也），以司馬彌牟為鄔大夫，賈辛為祁大夫，司馬烏為平陵大夫，魏戌為梗陽大夫（戌，魏舒庶子），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（二十二年，辛烏帥師納敬王），故舉之。魏子謂成鱣（鱣，晉大夫）「吾與戌也縣，人其以我為黨乎」？對曰「何也。戌之為人也，遠不忘君（遠，疏遠也），近不偪同（不偪同位），居利思義（不苟得），在約思純（無濫心），雖與之縣，不亦可乎！昔武王克商，光有天下，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國者四十人，皆舉親也。夫舉無他，唯善所在，親疏一也」。

賈辛將適其縣，見於魏子。魏子曰「辛來，今汝有力於王室，吾是以舉汝，行乎！敬之哉！毋墮乃力（墮，損也）」。仲尼聞魏子之舉也，以為義，曰「近不失親（謂舉魏戌），遠不失舉（以賢舉），可謂義矣」。又聞其命賈辛也，以為忠（先賞王室之功，故為忠也），曰「魏子之舉也義，其命也忠，其長有後於晉國乎」！

梗陽人有獄，魏戌不能斷，以獄上（上魏子），其大宗賂以女樂（訟者之大宗），魏子將受之，魏戌謂閻沒女寬（二人，魏子屬大夫）曰「主以不賄聞於諸侯，若受梗陽人，賄莫甚焉，吾子必諫」，皆許諾，退朝，待於庭（魏子之庭），饋入召之（召二大夫食），比置，三嘆。魏子曰「吾聞諸伯叔，諺曰『唯食忘憂』，吾子置食之間三嘆，何也」？同辭而對曰「或賜二小人酒，不夕食（言饑甚），

饋之始至，恐其不足，是以嘆」，中置，自咎曰「豈將軍食之，而有不足，是以再嘆，及饋之畢，願以小人腹為君子心，屬厭而已（屬，足也。言小人之腹飽，猶知厭足，君子心亦宜然）」，獻子辭梗陽人（言魏氏所以興）。

《定公》

※四年

鄭子大叔卒，晉趙簡子為之臨，甚哀，曰「黃父之會（在昭二十五年），夫子語我九言，曰『無始亂，無怙富，無恃寵，無違同，無敖禮，無驕能（以能驕人），無復怒（復，重也），無謀非德（非所謀），無犯非義（言簡子能用善言，所以遂興也）』」。

吳子伐楚，陳于柏舉，敗之，五戰及郢，楚子濟江，入於雲中（入雲夢澤中），王寢，盜攻之，以戈擊王，王孫由于以背受之，中肩，王奔鄖，鄖公辛之弟懷，將弑王，曰「平王殺吾父，我殺其子，不亦可乎（辛，蔓成然之子鬪辛也。昭十四年，楚平王殺成然也）」？辛曰「君討臣，誰敢讎之，君命，天也。若死天命，將誰讎，詩曰『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，不侮鰥寡，不畏彊禦，唯仁者能之（言仲山甫不避彊凌弱也）』。違強凌弱，非勇也。乘人之約，非仁也。滅宗廢祀，非孝也（殺君，罪應滅宗）。動無令名，非智也。必犯是，余將殺汝」，鬪辛與其弟巢，以王奔隨。申包胥如秦乞師，曰「吳為封豕長蛇，以荐食上國（荐，數也。言吳貪害如蛇豕），寡君失守社稷，越在草莽，使下臣告急」，秦伯使辭焉，曰「寡人聞命矣，子姑就館，將圖而告」，對曰「寡君越在草莽，未獲所伏（伏，猶處也），下臣何敢即安」，立依庭牆而哭，日夜不絕聲，勺飲不入口，七日，秦師乃出。

※五年

申包胥以秦師至，吳師大敗，吳子乃歸，楚子入于郢，初楚王之奔隨也，將涉於成臼（江夏竟陵縣西有白水），藍尹豐涉其帑（豐，楚大夫），不與王舟，及寧，王欲殺之（寧，安定也），子西曰「子常唯思，舊怨以敗，君何效焉」。王曰「善」！使復其所。吾以志前惡（惡，過），王賞鬬辛、王孫由于、申包胥、鬥懷（皆從王有大功），子西曰「請舍懷也（以初謀殺王故）」。王曰「大德滅小怨，道也（終從其兄，免王大難，是大德也）」。申包胥曰「吾為君也。非為身也，君既定矣，又何求，且吾尤子旗，其又為諸（子旗，蔓成然也。以有德於平王，求無厭，平王殺之）」，遂逃賞。

※九年

鄭駟歆殺鄧析，而用其竹刑（鄭析，鄭大夫，欲改鄭所鑄之舊制，不受君命，而私造刑法，書之於竹簡，故言竹刑也）。君子謂子然，於是不忠，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，弃其邪可也（加，猶益。弃不責其邪惡也），故用其道，不弃其人，詩云「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」，召伯所芟（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，詩人思之，不伐其樹。芟，草舍也），思其人，猶愛其樹，况用其道，而不恤其人乎？子然無以勸能矣。

《哀公》

※元年

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，遂入越，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（上會稽山），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，吳子將許之。伍員曰「不可，臣聞之，樹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盡，勾踐能親而務施，施不失人（所加惠賜，皆得其人），親不弃勞（推親愛之誠，則不遺小勞），與我同壤，而世為仇讎，於是乎克而弗取，將又存之，違天長寇讎，後雖悔之，不可食己（食，消也。已，止也）」。弗聽，退而告人曰「二十年之外，吳其為沼乎（謂吳宮室廢壞，當為汗池。二十二年，越入吳）！越及吳乎」。

吳之入楚（在定四年），使召陳懷公，懷公朝國人而問焉，曰「欲與楚者右，欲與吳者左，陳人從田，無田從黨（無田者從黨而立）」，逢滑當公而進（不左不右），曰「臣聞國之興也以福，其亡也以禍，今吳未有福，楚未有禍，楚未可弃，吳未可從也」。公曰「國勝君亡，非禍而何（楚為吳所勝也）」？對曰「國之有是多矣，何必不復，小國猶復，况大國乎！臣聞國之興也，視民如傷，是其福也（如傷，恐驚動）。其亡也，以民為土芥，是其禍也（芥，草也）。楚雖無德，亦不艾殺其民，吳日敝於兵，暴骨如莽，而未見德焉，禍之適吳，其何日之有（言今至也）」。陳侯從之，及夫差克越，乃修舊怨（言吳不修德而修怨，所以亡），吳師在陳，楚大夫皆懼，曰「闔廬惟能用其民，以敗我於柏舉，今聞其

嗣又甚焉，將若之何？」子西曰「二三子恤不相睦，無患吳矣。昔闔廬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室不崇壇（平地作室，不起壇），器不彤鏤（彤，丹也。鏤，刻也），宮室不觀（觀，臺榭也），舟車不飾，衣服財用，擇不取費（選取堅厚，不尚細靡），在國，天有灾癘，親巡孤寡，而供其乏困，在軍，熟食者，分而後敢食（分，猶遍），其所嘗者，卒乘與焉（所嘗甘珍非常食），勤恤其民，而與之勞逸，是以民不疲勞，死知不曠（知身死不見曠弃），吾先大夫子常易之，所以敗我（易，猶反）。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，宿有妃嬙嬪御焉（妃嬙，貴者。嬪御，賤者，皆內官也），一日之行，所欲必成，玩好必從，珍異是聚，觀樂是務，視民如讎，而用之日新，夫先自敗也已，安能敗我」。

※六年

楚有雲如衆赤鳥，夾日而飛，三日，楚子使問諸周太史，周太史曰「其當王身乎（日為人君，妖氣守之，故為當王身）？若禳之，可移於令尹司馬（禳，禳祭）。王曰「除腹心之疾，而寘諸股肱，何益？不穀，不有大過，天其夭諸，有罪受罰，又焉移之」，遂不禳。孔子曰「楚昭王知大道矣，其不失國也，宜哉！」

※十一年

吳子將伐齊，越子率其衆以朝焉，王及列士，皆有饋賂，吳人皆喜，唯子胥懼，曰「是豢吳也夫（豢，養也。若人養犧牲，非愛之，將殺之）」。諫曰「越在，我心腹之疾也。壤地同，而有欲於我（欲得吳也）。得志於齊，猶獲石田也，無所用之（石田不可耕），越不為沼，吳其泯矣。使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，未之有也」。弗聽，使於齊，屬其子於鮑氏，為王孫氏（欲以避吳禍），反役，王聞之，使賜之屬鏹以死（屬鏹，劍名），將死，曰「樹吾墓檟，檟可材也，吳其亡乎！三年，其始弱矣，盈必毀，天之道也（越人朝之，伐齊勝之，盈之極）」。

季孫欲以田賦（丘賦之法，因其田財，通出馬一匹，牛三頭，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，故言田賦），使冉有訪諸仲尼，仲尼不對（不公荅），而私於冉有曰「君子之行也（行，政事），度於禮，施取其厚，事舉其中，斂從其薄，如是，則丘亦足矣（丘，十六井），若不度於禮，而貪冒無厭，則雖以田賦，將又不足，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，則周公之典在，若欲苟而行之，又何訪焉」。

※十四年

小邾射以句繹來奔，曰「使季路要我，吾無盟矣（子路信誠，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）」，使子路，子路辭。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「千乘之國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之言，子何辱焉」。對曰「魯有事于小邾，不敢問故，死其城下可也。彼不臣而濟其言，是義之也」。由弗能（濟，成也）。

※二十四年

公子荊之母嬖（荊哀公庶子），將以為夫人，使宗人豐夏獻其禮（宗人，禮官），對曰「無之」，公怒曰「汝為宗司，立夫人，國之大禮也，何故無之」。對曰「周公及武公娶於薛（武公，敖也），孝惠娶於商（孝公稱惠公弗皇也。商，宋），自桓以下娶於齊（桓公始娶文姜），此禮也，則有。若以妾為夫人，則固無其禮也」。公卒立之，而以荊為太子，國人始惡之（惡公也）。